

人物下

隱逸

漢

劉丕

牟平侯漢之後王莽篡漢國除隱牟平東水濱穎敏博學號為通儒牟平之士多宗焉

後漢

司馬均

字少賓曲成人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視少賓不





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  
老病乞身賜大夫祿歸鄉里

元

周啓巖

福山人博覽經史尤長于  
書屢舉不第隱居邑北村

明

王日知

黃人幼有奇節扶父舉人以孝童目之隱居  
讀書雅不嗜利鄉里化之稱王彥方復生

王勳

棲霞人幼英敏有德器早遊邑庠應貢

每

棲霞人天性淡泊學問精純多士宗焉以歲貢  
貳滄州苦節益勵謝事歸杜門講學二十餘年

叢磐

文登人尚書蘭之長子賦性雅重能不自有其  
家接引人以義恩磨兩讓于弟應貢試得雋固  
遜于正貢劉璣督學賢之及仕  
華昌別駕三月請歸山水自娛

吳纘姬

登州人崇禎庚午舉人倜儻有奇才能文章尤  
精臨池辛未冬知郡將有變携家南寓泰州庚  
辰公車不第詣禮部求終養遂堅  
隱不仕著述自娛世服其卓識焉

何爾震



蓬萊人已卯舉人博學能文章申申國變携家南渡建康陷踉蹌旋里不樂進取資志以沒士論偉之

張允掄

萊陽人崇禎甲戌進士歷官饒州知府為文靜穆無囂氣如其人居官廉介一塵不染旋里囊中蕭然圖書數種而已慎交游琴詩自娛有終焉之意

吳脉皐

登州衛人之美曾係幼孤家貧事母篤孝凡事稟毋命敦厲義行博學工文試輒冠內子中副卷壬午旋元數奇甲申南航授參軍尋題武林推官以親老不就旋里學憲吳廉其餼次當貢亦不應屏跡山居放情詩酒經史靡不殫究考

後受業焉著四書拈笑富詩文與濟郡志



忠勇

春秋

正與子

萊國大夫齊人圍萊正與子合餘燼背城與戰敗績齊師入萊正與子奔莒莒人殺之

後漢

劉岱

字公山龍弟方之子舉茂才官左侍中董卓入洛陽岱與關東州郡起兵討卓不克出為兗州刺史虛已愛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黃巾賊入兗州岱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出兵擊之

戰死



劉繇

字正禮寵之從子年十九從父繇為賊所劫質  
 繇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  
 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弃官去州辟部濟南  
 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辟司空  
 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南繇畏懼不敢之州欲南渡江  
 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懼不敢之州欲南渡江  
 吳景孫賁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  
 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  
 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  
 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  
 武將軍聚萬餘人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  
 徒遂奔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窄融先至殺太守  
 朱祐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  
 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

吳

六史卷

宗子繇黃人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  
 榮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  
 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  
 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  
 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則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  
 遷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  
 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取之吏踴躍大  
 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日向使君不  
 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  
 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  
 亡無事俱就刑倅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  
 意欲復下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  
 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  
 譴怒故欲俱去爾吏然慈言即口俱去慈既與  
 出城因道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上章有  
 可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

卷之七 人物



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  
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餽遺時  
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  
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  
行後瞻惟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  
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  
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所賊融不聽欲待外  
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倍融欲告急于平原相劉  
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  
甚密眾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難乎慈對  
曰昔府君傾意于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  
之急固以慈有可取前來必有益也今眾人言  
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  
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  
嚴行奉食須明便帶韃韞弓上馬將兩騎自隨  
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  
駭兵馬立出慈引馬至城下壁內柝所持的各  
射之

此無復起者于是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  
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  
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  
北海親非骨肉此非耶黨特以各志相好有分  
災共患之義今當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  
厄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  
海區區延頸待仰使慈月白亦突重圍從萬死  
之中自託于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歛容答曰孔  
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那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  
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  
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  
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  
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  
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  
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  
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  
輩也慈便前問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



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堯鏊會兩家兵騎並各來  
赴于是解散慈與孫俱奔豫章遁于蕪湖亡入  
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  
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任涇縣立屯府大為  
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  
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  
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  
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損策命慈往撫  
安焉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  
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  
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劉表從子磐駢勇數  
寇艾西安諸縣策于是分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  
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  
迹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復臂善射  
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  
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焚圍  
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兩方之事年四十一卒于  
亭官至越騎校尉

唐

淳于難

髡之後隋末兵亂與弟朗帥眾保障登萊善調  
度能設奇伏險民不畏寇武德中拜登州刺史  
封靑國公朗拜萊州刺史封熙國公

宋

高敏

登州人為涇原指揮使數與西夏戰遺重傷范  
仲淹韓琦皆薦之為開門候歷利州路邠寧



環慶都監王蕃部事老國大順城偏將趙懷德力戰其下以銀買級主帥李復圭以所部不整欲治之敏言懷德善用人戰必勝當畧其小過且蕃官難強以漢法復圭乃止蓋人聲言將出廊延敏屢白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豹金湯結蒙巴深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總管楊遂駐兵大義以敏為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水砦敏出通路自實及午正戰且前多所斬獲次輸木援兵不至中流矢死詔贈嘉州刺史錄其三子為侍禁殿直

金

王用

萊陽海倉人後遷於壽光樹灌城少習武藝以保障鄉閭官至鎮國大將軍知益都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

元

隋世昌

其先登州棲霞人父寶徙居萊陽金末隸軍伍主帥奇其貌以為管軍謀克俄授懷遠大將軍晉軍都總領鎮行村海口太宗下山東寶遂來歸授萊陽令歷萊州節度判官終高密令世昌其第四子也涉獵書史善騎射身長八尺銀渾鐵為鎗重四十餘斤能左右擊刺歲癸丑選充隊長宋兵來攻海州世昌戰却之壬戌克東海世昌先登陞馬軍隊官已未攻連水城世昌樹雲梯攀緣而上身被數鎗眾從之遂克其城陞馬軍千戶中統元年宋將夏貴軍淮南新城世昌夜乘滕艘抵城下宋兵出戰斬首數百級刺殺其守將二人未幾連水復叛歸宋世昌軍于東馬寨城外宋兵來攻世昌擊走之三年改步軍千戶還鎮行村海口至元元年朝議分揀正

二 人物



軍與魯授萊陽縣諸軍與魯長官六年伐宋七年以世昌為淄萊萬戶府副都鎮撫守萬山堡建言脩一字城以圍襄樊陞管軍千戶九年敗宋兵于鹿門山元帥劉整築新門使世昌總其役樊城出兵來爭且拒且築不終夜而就整授軍二百令世昌立礮簾於樊城欄馬牆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軍枝多死傷達旦而礮簾立宋人列艦江上世昌乘風縱火燒其船百餘樊城出兵礮戰欄馬牆下世昌流血滿甲勇氣愈壯而樊城竟破襄陽亦下遷武畧將軍引兵出黃沱堡入漢江破沙洋攻新城世昌陷其城而先登中數矢傷臂髀皆裂昏眩墜地少蘇復進遂下新城明日丞相伯顏視所坎城高一丈五尺餘論功為上從諸軍渡江抵南岸宋兵聯舟來拒世昌合舟陣率蒙古哈必赤軍步戰斬其將一人宋師潰世昌追之復與戰大敗之十二年從戰于丁家湖以功陞管軍千戶佩金符

刁通

揚州擊野人原司空山等七寨皆下之進安撫使佩金虎符鎮激浦十七年拜定遠大將軍管軍萬戶詩以獲海賊功進階安遠大將軍二十三年改沂郊上副萬戶世昌前後數百戰體皆金瘡竟以是疾卒年六十一封定海郡侯謚忠勇子國英嗣

宮文信

萊陽人值亂仗義卻賊從丞相伯顏南抵瓊崖東臨日本又克樊城定鎮江淮南陞征東招討佩金符鎮揚州孫士敬武畧傑出至順間畚戎叛削平之

萊陽人廣東都事時逆寇朱光卿被擒潮寇倡亂信設奇制勝潮浦以寧賜白金文綺



鄭將軍

逸其名秉性介烈元祚已終猶不內附率其眾屯士鄉城中山王徐達遣使封亦招之鄭引頸就刃死處有赤沙數尺相傳頸血所濺也鄉人感慕為之立祠

明

王湯臣

招遠人正德中流賊猖獗臣與蘭宣邢繼宗隨知縣申良戰于縣東之黑山奮勇深入斬首數級没于陣申良獲捷收其骨葬之仍聞于上優卹其家後知縣王文貢題其墓口戰死義士

劉文萃

棲霞庠生正德七年流賊肆掠率眾禦之

王瀟王懷義

父世美為萊邑丞賊犯城瀟懷義守北門甚力發矢輒中賊稍懈復為層梯城下瀟以長刀砍梯再以石投之賊死及賊走者甚眾明日東門陷瀟又巷戰殺數賊兄弟皆遇害

隋朝

萊陽人齊力趨捷善騎射正德中流賊乘城朝射殺賊甚眾及城陷朝愈奮力殺賊三十六人力疲猶強戰賊知其勇悍不忿加刃麾使就擄朝怒目大罵自投輒中時同拒賊戰死者善射如王寬姜勉仁接恩王秀格殺如于河蓋威蓋瑞方畧燭射如儒生王川殺賊頗多被禍尤慘俱蒙旌表又有庠生李臣盧昌成英及太學生馬負國民兵荀通盧林皆不屈而死遠近哀之

鞠鉞



文登庠生正德中流賊破城賊與妻于氏俱被擄至城南寺逼賊割髮以從賊罵聲日頭可斷髮不可割遂見殺于氏義不受辱解石而死按察使馮世雍令有司禮葬賜其墓曰雙節

### 戚景通

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畧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以世職踐更京師嘗席地讀書當暑不輟青州賊李其反據蒙陰山王剛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伏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擒琪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奉檄以七百人守鄒道山平度遇賊擊却之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帥輕騎過孟子莊賊大至列陣如前趨賊游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秩積弊却美條此論太倉

### 沃田

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贏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贏金為欺耶事白復官戚勲以總督備倭至欲引景通為同姓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勲府即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事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為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缺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為壽日攝之日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坐神機營母聞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通居官廉事母孝疾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之手未耶子繼光為名將

登州衛指揮副知武進士任漕運把總有功陞都司禦倭淮揚敵寇天長田赴援斬獲甚衆兵



寡矢盡戰歿事聞贈都督僉事子孫加世襲指揮使立祠天長曾孫獻武舉任團操中軍遼變城陷率所部巷戰死

### 唐玉

成山衛指揮武科歷山東都司叅將南征倭寇舟山以沈家庄及桃花崗首功陞都督賜蟒服銀段

### 袁瑤

成山歲貢任高安縣主簿值華林賊亂禦敵有功隨兵備胡其剽桃源賊斬首數十級瑞昌道調征醴泉洞兵寡賊勢猖獗瑤奮勇大戰子鳳翔協力進攻父子遇害廕一子入監高安春秋之

### 陸鏞

字會周登州衛人有士操以歲貢授靈壽訓導嘗振甲胄登城禦賊

### 黃循恩

登州人文煥子負奇畧萬曆乙卯歲大校省撫李長庚聘輸遠粟活生命數萬題功貢改授守備陝天津都關兵變單騎息其譁部院畢自嚴以文武全材題攝中路監軍歷轉潞河臨清協鎮崇禎十三年上虞河漕淤塞特授節鉞海漕提督總兵官都督同知十六年押運至膠禦敵死兩院具題贈廕

### 張可大

字觀甫江寧人叅將如蘭之子幼警敏善騎射讀諸家兵法有立功萬里之志萬曆辛丑舉武



進士受知於蕭宗伯雲舉歷官都司參遊晉寧  
紹副總兵所至敬禮賢士大夫投壺雅歌咸以  
爲俞戚再見奉勅以右都督鎮守山東率師勤  
王解圍都城光宗嘉歎領專勅平島帥劉興治  
內移爲南左正巳得代開兵亂歸登州爲戰守  
計值城陷衣冠登城樓北向拜手刃二妾壁端  
題某年月日登萊總兵官張可大死王難處遂  
投縲事聞贈太子少傅予祭葬立祠名旌忠謚  
莊節生平孝友淳重博學好古與時賢相  
贈荅皆海內通人勝流有賦雪盈諸集

### 黃龍

南昌人海外總鎮登陷移鎮旅順時龍母及孫  
在登迫母以金簪招之龍拜簪不從亂命孫以  
父忠節磨錦衣開龍忠義卽席大罵被害頭滾  
几上時年十二後旅順失陷遺疏中有生前不  
愛七尺軀死後惟有三尺劍之語標將遠人李  
惟鸞感憤焚家屬與龍力戰以死其後母亦烈

祠祀焉蒙贈

### 樂巨金

登州衛指揮管團練左營壬申城陷率  
兵奮勇巷戰死贈都指揮世襲立祠

### 沃猷明

登州衛指揮武科管團練右營壬申城陷  
率兵奮勇巷戰死贈都指揮世襲立祠

### 張炤

蓬萊人魁岸有膂力與兄燦齊名燦起戎行以  
武健授千總城陷遇害炤防汎海上奉道差結  
連島帥堵截叛兵凡四往還加守備管木營千  
總事後出偵賊至萊州西三十里許賊伏四起  
炤手刃數賊流矢中臂板  
箭格殺數人力竭身下



劉一源

登州衛千戶武解元壬申城陷死難贈山東都司會書

黃承宗

威海人恩貢慶都縣令戊寅東兵薄城宗率士卒同子朝鎭血戰中矢父子俱死妻劉氏聞變自縊次子朝鉞被擄易姓王世功授翰林侍讀

山永峻

黃人歲貢授冠縣訓導甲申流寇薄都城開變茫然日國事至此我明不懼矣國亡臣獨圖存哉越數日報聞上死社稷編素飲泣勺漿不入口者六日卒謚貞介詳見殉難記

張國儁

副第一人應材官殺賊甚眾賊據山為巢國儁誠勇深入被圍數匝力戰復殺賊數十後軍不救遂見執罵賊死時年二十有八郡給諫左懋第有詩弔之云虎日兇整怒生吼遇敵望塵却退走世上碌碌盡若斯赤子瀾體健兒手執若海上張將軍慷慨殺賊生絕脛鐵衣如霜碎岡山救軍不前前者覆嗟哉功多受賞人何嘗扶傷一轉聞血漬寒沙英魂歸風悲鬼嘯昏白晝

蔣繼宗

字克紹登州中衛千戶正德六年率官軍捕賊平度徐里村遇賊齊彥名等宗奮勇先登手刃數人失援被陷前總督朱公憐其忠勇優以禮葬劉邑候諱應舉卜葬于郡城西山之陽贈置墓田



蔣承光

字不顯登州中衛千戶年七十致仕家居崇禎五年叛寇李九忠等破城縱兵焚掠光朝服諭九成以禍福令其釋兵賊笑以爲狂光憤怒罵賊不屈遂被害

孝友

五代

王仲昭

登州人六世同居旌表其門天福四年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闕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肩以瓦楠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二丈七尺夾樹柳十有五步請如之勅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之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金

王震



文登人毋患風疾到股以進遂愈毋沒哀毀踰禮日生翳後不療而愈事聞特賜同進士出身

明

陸僑

登州衛人鎬次子重厚清修事親孝毋病到股愈年至九十四喪葬一秉家禮督學旌之仕廣平縣訓導廉勤善教著寓庵文集家禮易簡聲歌正脈初學輯略等書後贈承德郎刑部主事

徐應魁

府庠生父母早逝事祖房盧氏甚孝盧沒哀毀廬墓朝夕哭奠雪深數尺水火絕三日忽地響有聲廬中醴泉湧出服闋泉竭感盜餽金封送人官督學賜館力辭之妻亡不娶事聞旌表

徐芳

朱氏病日失明芳六歲嚮天求愈星下哀祈時以舌舐之母目復明母下歲痛觸地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及葬廬墓三年有環墓鶴鳴之異

張敏

黃人舉人性至孝甫四歲能讀孝經母携歸寧與眾兒常分食桑椹種之曰言於母曰此椹帶回奉母母以其汚種不食取邪人以孝童稱之後除石州同知築一室於第之東園名曰思親堂朝暮焚香拜謁方理官事紳有政聲士民懷之

孫朝重

黃人父歿朝重日夜悲哀逾殯欲廬墓為母楊氏寢疾不忍離母又二年餘母亦卒朝重乃葬



與父同墓墓側築小室日取土益塚閉戶廬居三年人以孝稱

胡鏞

黃人舉人將赴會試父守興化適有鄧茂七之亂鏞即往省後尹永寧

王時正

黃人舉人痛兄時中遭逆瑾中傷願棄功名蹟兄罪父發疽籲天願以身代後尹寧國

王禧

黃人遊成均母在家遭危疾禧忽心悸未假而還越三日母亡大司成弗以進班祭之子三聘

進士翰林御史

李茂林

孝行純篤邑人稱之

張璫

福山生員性至孝父歿既葬值歲大旱人皆助其父為壘謀發其塚璫日夜呼天痛號守於其側從者以弱不支強其去璫曰吾當以身殉

奈何忽大雨其泉潰散不踰年芝草二本出墓額人以

為孝感感所致

袁亨

福山中前所人家貧極力奉親父歿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朝夕哭奠隆冬盛暑不怠嘗有烏數

百集於墓時亢旱惟亨廬旁數畝禾稼滋茂按察使趙鶴齡躬詣廬慰勞服闋縣令祝獻禮請

鄉飲士大夫重之



樂亨

福山人國子生以家貧親老乞冠帶終養及親亡哀毀骨立朝夕泣奠于墓

劉啓榮

福山人生員父為桐柏知縣卒官距家三千餘里扶柩歸葬號泣步隨母歿哀毀苦次三年未嘗入室

段忙兒

棲霞人母得奇疾弗能療忙兒割股肉煮藥以進遂愈有司以其事聞旌表其門

于寧

萊陽人母病寧晝夜泣侍忽假寐夢人告曰欲母病好須割肝食之寧醒即拜天割肝煮羹以

俱獲安

馬駢

棲霞人天性孝友弟純仁早喪配誓不再娶止遺病子駢與妻盡心撫育後得成立

郭強

棲霞人未事詩書天性純孝母故廬墓三年負土築墳偶得清泉流于其側服滿泉涸

林有李

棲霞人幼失怙恃祖母撫養成及故廬墓三年人稱順孫

周貽辭

棲霞人孝親廬墓以布衣賜衣巾



孫英

招遠人隱居不仕娛親父歿廬墓三年郡守奏聞旌表

王獻

招遠人父母卒廬墓三年負土築墳遠近稱以為孝

張綬

招遠人庠生母歿結廬墓側僅留一竇可供飲食嘗取覆葉之松挿地為垣後根盤葉翠高約尺許人以為孝感所致

張景

招遠人居家勤儉內外稱其孝友自曾祖至景凡四世家七十餘人皆同與鄉鄰重之

宋良臣

招遠省祭家貧盡孝父歿廬墓三年有司欲旌之臣曰吾為父也非求名也又有同邑劉忠言遲玩辭馮聞韶王惟精俱嘗廬墓

董鎮

萊陽人父軾殺人法當死軾有三子鎮獨幼時年十八詣官願代父死有司允之後遇洪熙恩赦

位志高

萊陽人世力農性至孝父歿值歲旱民欲發塚擊魘志高聞之挾刀潛伏與妻訣曰吾死矣母且老汝當事之賊數百人果至志高迎跪乞哀不許志高自刃眾驚散父墓獲全迄今歲旱有



司禱墓  
卽雨

### 遲應舉

萊陽人少孤依義父及長貧不能展報遇歲饑  
日食糠粃而以其實奉親親病侍湯藥日夜不  
寢食每患親老不克備終事廼以身傭人具  
棺及裳衣藏之母歿繼母性頗器應舉曲順  
百至母竟化焉時應舉病且篤無一言及他事  
性囑子善養祖父母遂終邑人皆稱孝督學立  
扁以褒其門

### 尹天麟

萊陽人貢生天性至孝父母歿哀毀  
踰禮比葬廬墓三年後通判平陽

### 孫節

萊陽人性篤孝父客死蘇州節扶柩過寶應潮  
風幾覆舟舟人悉登岸節獨撫棺大慟矢與俱  
沉少頃風息共推孝感

### 趙部

萊陽庠生母沒廬  
墓三年有司旌之

### 蓋仁

萊陽人性純篤事嫡母盡孝有異母弟流落他  
邑仁物色回以父所遺資產讓之後以耆德飲  
于鄉扁於旌善亭

### 姜瑜

寧海人幼孤母聞氏以節孝聞瑜長家貧業醫  
供母母歿哀毀踰禮廬墓三年洪武六年旌表



卜懷

寧海人父卒母教之甚嚴常課其業輒以杖擊之  
之母年九十六卒懷執杖而泣祀其杖于母側  
因廬于墓有司以其事上詔旌其門後以歲貢官  
鄖陽府通判

于乾

寧海庠生父亡廬墓三年當道獎之

王居攸

寧海岸生事親至孝旌獎

劉鑑

文登人致仕縣丞於亡廬墓三年

孫

文登人性至孝批獵經史日侍父母左右飲膳  
必躬視昏定然後就寢又亡欲廬墓以母在不  
果及母卒鵬哀慟木泉小入口者七日幾絕及  
葬依墓弗去時隆冬人皆且無棲廬族人勸歸  
不從遂相與三日而成廬鵬朝夕哭奠日負  
土增墳忽野燒將及廬鵬望拜風返火滅墓上  
枯木秋生萌蘖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衆勸歸  
鵬曰孤少多病五歲方離親懷抱今當五載以  
酬親德又二載始歸參政楊遺粟勸獎奉  
聞旌表其門弟鸞睦族恤鄰亦以友德著

王珊

文登人家貧親老力耕以奉父母父先喪珊以  
母缺養不得廬墓及母沒珊跣足號泣不就飲  
食既殯負艸結廬墓側一日雪深絕食偶  
有樵夫憐之炊食復蘇事聞有司勸獎



劉瀾

文登人父蚤喪母楊氏發背瀾吮膿而愈後病眼瀾餽之復明及終廬墓撫按獎其孝

王賢

文登人庠生賦性強直尤篤孝父先逝及母歿廬墓三年事聞督學獎之

劉汝為

文登人孝順父母父  
二同母廬墓三年

向化

靖海衛指揮向上次子年十六父署衛印值撫荒按臨上慮軍少降級且文冊未備投海死化哀號辟踊沿海尋三日亦投海次日天晴奔忽而南似鼓聲數聲因雷而化

市撫按奏聞建坊

蔣孟

靖海衛人幼失明父早喪家貧難以贍母孟為人力作得果肉輒懷歸奉母母有疾朝夕撫摩勤勩備至母年九十餘孟亦年至八十二衛人咸稱其孝

王九成

蓬萊人與兄澤同居終身為人循謹寬厚善治生常貿易蘇杭間所獲資皆管計于兄有所用雖錙銖必稟命焉隣舍有偶閱者事過輒相謂曰勿令王氏兄弟知也郡人敬齋叢先生律人甚嚴少所許可常親詣其門為之賀且贈以詩以為不愧古人

劉登第



蓬萊人幼孤值郡變家產蕩遺奉孀母及弱弟  
登瀛流離患難艱苦備嘗慨然曰當此時安事  
詩書乎服賈江湖間致其羨以養母為登瀛擇  
良師傳之成名士今母年八旬三世齋斯十有  
七人繩繩  
未艾云

### 戰朝用

登州人庠生性篤孝母死廬墓三年恭莊廉讓  
足不入有司公庭手披典籍年八十九未輟云

### 蔡恩洪

蓬萊人天性孝友事親無間晨昏家雖貧每晚  
必具觴叙候多時而後退父沒事母飲食必親  
供出門凡遇物品必購以奉笑語依依一如孩  
提時至處兄弟尤加友愛凡事俱以身任不分  
彼此鄉黨以孝稱惜  
年不終未竟其志

### 李株

蓬萊人天性友愛兄杜毆傷人肢體擬戍遼東  
株年十六慷慨以身代之聘宋氏棄不娶戍所  
馬公義之妻以女懷孕三月遇赦前後才七閱  
月歸迎宋氏馬生子元善後發解令項城夫妻  
同受貶封人以  
為悌弟之報云

### 韓汝成

天性孝友任確山巡檢有遺愛口碑居平以禮  
自閑遭母喪號泣絕粒壬申遇變有鄰婦越牆  
求遁汝成見之遂趨出賊入  
驅之跪公正色拒之遇害

### 徐讀

黃人其親遇變讀求身代寇釋之親疾  
哀禱不食獲愈親終廬墓山盡孝道



行誼

後漢

李篤

黃人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恨刊章討捕儉亡命流轉止篤家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撫篤曰蓮前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

五代

淳于晏

黃人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霍彥威自彥威為偏裨時已從之威嘗戰敗走麾下兵無從者獨



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於是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嘗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之晏以故彥威得寡過失當

宋

李常

字公擇登州人知齊州齊多盜常得黠盜刺爲兵置麾下詢知弭盜之術姦無所容嘗爲富鄭公客太守李師中榜其間日遺直蘇軾爲之詩曰常時邦人化市無朝飲豚我作遺直詩過者式其藩孫循宗舉進士以文學著名

明

趙悅

趙悅人鄉舉除陝西鎮番衛經歷決獄能悉其情人多推服及歸惟圖書衣衾安貧重義足不履公門鄉評賢之

陳安

字和靜登州衛人好施濟貧李信貸白金三鎰後死安毀其券吳廉貸鈔三萬貫疾亟惟以負爲念既愈償其負安力辭不決遂施修文昌祠成化間山東大饑語二子曰吾不能獨飽乃輸粟賑之巡撫具名以聞賜安正七品承事郎子賢善俱正九品將仕郎卒年八十有六

于東齊

文登人天性孝友撫孤侄應修等六人置產代婚萬曆丙辰歲稔發粟六百石賑貧全活甚衆鄉人德之



叢思弘

文登庠生尚書蘭曾孫稭行直方克敦孝友每中夜焚香虔禱母壽北堂暮齡康順人以為積誠之驗常梓布感應篇敬字紙文等書勸諭里黨至性惻怛樂施不倦尤好放生掩骼鄉人慕之

浦德

登州衛人成化間歲歉德發粟賑給活人甚眾嘗遊江淮遇鄉人孫輅海運舟覆德輸資濟還三江沈長年載槎舟破槎溺將鬻子女以償德慰撫貫其償與弟析居產業器物各以義讓鄉評重之

趙秉常

字宗德蓬萊人少歲貢授前嵐訓導學以躬行涵養為先士類有不能婚娶者輒捐俸給之陞昌平學正

王鰲

字濟之登州衛人少以副旗從方山之役其友吳姓者為賊所傷鰲收其骨以歸嘗客越得遺金數錠竟還之受蔣氏張氏遺孤之托俱不為負子言貴鰲年七十餘與妻並封人以為積慶之致云

王春

字和一登州衛人少孤能曲順事母筮仕湖廣都司都事甫四月三奏歸養及歸奉親之外足跡不履城市



陸儒

字聘卿登州衛人年十二善屬文補郡庠嘗赴省試宿逆旅客有遺素儒令從者追數里與之父友滑縣丞卒于官不克歸儒贊于父資助歸鄉平生才姿敏穎所著有可言集

方俊

登州衛人母病四十日不就寢食百計求愈兄命析居泣數日家資義讓早行拾金銀首飾立候還之人稱真孝廉有司扁其門

盧顛

字汝昌蓬萊人質直好義為鄉評所重人有忿爭顛為分割無不服善騎射嘗客遊京浙索弓矢自衛過昌樂有畢氏兄弟二人為賊所掠號泣甚哀顛憐之因問賊所向解馬追及之賊三

再分資之半為謝顛曰吾豈為利耶辭去

張延光

登州衛人歲貢賦性狷介言行不妄所得廩餼與兄任共而家益窘嘗拾遺金五兩候其人還之督學屢獎賜扁

王楨

黃人鄉貢誦肥鄉有望雲祝壽詩圖為王府教授輔翼中度子繼昌以孝友著

唐有光有為有智

福山人父早逝兄弟同居竭力供母家貧仗義遇婚喪無藉輒周給之拾遺金詢其人還焉

唐有成



性好義嘗以貲財潤里人萬曆間歲饑出粟二百石周貧窶二百石佐官賑復有數十金以贍寒士

### 王道增

福山人性誠直弱冠事父母以篤孝聞做儻好大畧不避艱險東島初設鎮海運久理石城屯衆嚴冬食絕幾危增鑿冰通道責權以往全活萬餘命壬申郡變福邑逼近幾不保增輸粟倡守城賴以存容關寧時糧匱兵謀慨以千石給之不責償進士周試為惡黨擊傷殆斃令壯士拔山及死葬窪濕處為卜地改葬之生平內無匿情外無諱事見義必為喜施不厭教子隆成進士舊例有牌坊車價銀兩增力辭不徵闔縣感之年八十有二臨終惟以忠賢為遺命無一言及私見今于孫繁

### 王璘

被霞人當流賊橫行避難自遠方來者慕義投璘悉為常穀張賢疾卒斂如所親一卽墨人卒璘相斂之仍招其子扶槐歸

### 王謨

璘子有族人被毆自經犯者夜餽百金謨力辭不較友人秦章誣配過邑謨勸月糧五石鄉曲衆羅教謨勸化悉改奢靡游俠見謨歛哉愧心後貢為陽城訓導

### 林茂

棲霞人資雄一邑而性好施景泰年大震茂賑粟千石是年子恂生建義民坊

### 林峪



棲霞人生平樂施成化六年歲  
稷輸粟千五百石勸旌義民

### 郝如金

棲霞人既足百步取神水愈母疾度事從兄郝  
束脩以資貧乏醉人卧冰上解衣活之助林鳳  
桐母妻回籍後以選貢  
武沂州子潔登進士

### 郝源

棲霞庠生慷慨樂施萬曆二十二年大饑源輸  
粟百石助賑仍捐金以濟寒士全活甚眾有司  
旌扁其門又李廷  
器亦以輸賑蒙旌

### 溫明先

招遠人家甚富饒敦尚禮義年饑出粟濟四縣  
窮民焚券不索價有賊入竊粟明先覺使人召  
去後子孫科甲綿延

### 宋積

萊陽人純篤好善煮粥賑饑全活甚眾病者療  
理死者焚瘞罄廩竭資不少靳以子嚴貴封御  
史

### 尉世傑

萊陽人天性淳朴言行不欺行貨江西被執入  
山時有同鄉二人已先被執傑泣謂賊曰願取  
金以贖三命賊許之及下山賊悔其紿  
俄而傑果貸他賈銀至賊義而釋之

### 周繼祖

萊陽人有脩虎者以金四百假橐于繼祖流賊  
破城執繼祖盡劫其資賊退完全金歸虎虎曰僅



以身免寧復有金繼祖曰背友全  
身所不為也後扁其事于旌善亭

### 左文昇

萊陽人質實不欺有周繼先以鈔錢二百緡托  
昇轉貨約利二分後價騰得利一倍盡以付周  
又嘗誤市假銀十兩僕持以給他賈市之昇曰  
人既誤我安可誤人急追還之扁於旌善亭

### 林葵

寧海生員拾遺金二十兩盡歸  
之金主州守沈鈇表曰義士

### 張勝

文登人世居楊亭嫌俗陋敦尚詩書嘗憐  
災侄孤貧捐田四百畝贍之族多懷德

### 殷淳

文登人性剛直不取利以  
自其腴沃

### 馬純仁

棲霞人年三十有六妻丁氏幸遺一子負式甫  
三齡純仁笑不再娶後歲貢宦游十五載惟一  
僕隨之歸終其身歷三十餘年

### 叢祿

蓬萊人貢士為方正直有先朝風律已待人一  
以程朱為法出言不苟步履蕭然門弟子雖第  
後責讓之知平時不少假  
為廣文歸讀書講學不輟

### 周乘運

登州衛人有關人堪輿與西劇者病篤遺金八  
十餘兩謂其子子聖封讀定然得其扶柩回



唐鉞

登州衛人好善樂施高祖武德十三年登大將軍  
粟數原職之全活甚多時端坐令諸子  
備儀中參悉焚  
之鄉人深其義

陳夢瑩

靖獻孫知將人登第五子博學善詩文奉親處  
昆仲和藹無佛容居鄉無少長胥愛之入成均  
歷上考官優選無榮競意增懷  
吟咏日不諫俗事年八十餘

論曰先漢之盛人才經術多出于東方至于阜虞  
不其之間彬彬多儒臣矣而郡境無聞無亦模茂  
是安而未顯于京國歟自劉太尉以下著史冊者  
乃不絕人洪永而降或以耆艾魁壘正色立朝或  
以武畧壯猶立功邊徼或歷官百執而清白傳家  
或誦法術門而姱脩見世以至一節之賢獨行之  
士皆可以式當世而重鄉閭者以稱山左之人物  
亦何讓于鄒魯哉

附耆賢



明

陳其學 登州衛人尚 吳昶 登州衛人御 唐鉞 登州衛人

壽官壽 黃綸 登州衛人知 翁啓後 登州衛人 吳之

美 昶之子登州衛人 周方 登州衛人 蔡英 蓬萊人壽

何若鸞 登州衛人推 周鵬 登州衛人 王景陽 蓬萊

民壽八 王賜池 蓬萊人庠生 李東齊 父 棲霞人夫

歲時閩邑舉賀父 何若鳳 鸞之弟登州人封 王道

壽至百有七歲 福山人壽官 叢祿 蓬萊人教 徐逢聘 蓬萊人副

五 李元善 蓬萊人知縣 李鳳翔 蓬萊人教諭 吳來

鳳 生壽八十二 丁承光 蓬萊人庠生 吳允齋 登州

八 歲貢壽 戰朝川 登州人庠生 宮可進 蓬萊人係廷

八 周士驃 蓬萊人廩生 范復粹 黃人大學 王耀時

黃人知府 張世慶 蓬萊人庠生 王思恭 蓬萊人義

二 吳臨菴 江西人蓬萊藉 陳夢璧 登州人國子 蔡

福旺 蓬萊人義 民壽八十



登州府志卷之十八

流寓

戰國

魯仲連

嘗遊趙為平原君見新垣衍不肯帝秦秦軍聞之遂解為田單射書下聊城齊欲爵之逃海上日與富貴而訕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宋

李師中

楚丘人熙寧間預知安石之亂刺登州累召不就遂家焉葬郡城西懸厝崗北子球隸籍泮萊



解德斐

晉人移貫于黃任中大夫虞部郎中南京分司  
嘗理冤獄為上勞問對曰臣無能偶然耳上嘉  
之納

元

劉全

樂安人仕至驃騎上將軍益州都府同知兵馬  
都總管行元帥府事後改治登州因家焉全十  
傑號萊山官至昭勇將軍杭州路總管兼府尹  
次子昌官至廣威將軍管軍萬戶鎮守嘉興路  
昌子鐸授武德將軍  
管軍千戶鎮杭州

合刺普華

普華州木爾子也幼侍其父居益州李  
畔其母携季子脫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聞  
絕號泣徹晝夜繼從從叔父撤  
吉思平賊山東卒奉其母以歸

遇珍

掖人中統間為黃髮尹值金後學校委于草莽  
珍始構廟廷以戰功封昭武侯因家于黃邑北  
五里有墓

曹安仁

字從義其先北平人後從仕即般陽  
路棲霞縣尹致仕行臺蓬萊遂家焉

劉思明

字伯庸其先台州人後承直  
即德州同知致仕遂家焉



審秀

河間人授朝列大夫同知般陽路總管府事致仕因家焉

宋貴誠

江西吉水人祖信為至元間宰相以孫貴誠元末選舉除廣州路總管府判官

閻程唐

隴人為安撫使發蓮葉長官司家焉後子孫多登科第者

王孟賢

洛陽人司訓登州因家焉

明

王興祖

高密人客遊於登因避兵家于招遠靈山鄉後子孫隸籍登州有貴顯者

胡德山

虹縣人靖難兵渡江時山方幼蒼頭賈子玉與山兄弟三人北走過濰留其一過黃留其一為德山其一又致于文登若子玉者亦胡氏之忠臣也

王禮

陝西鳳縣人成化六年調萊陽丞在任廉謹居二年卒于官貧不能歸遂家焉子綿中戊午舉人



國朝

論曰自昔范蠡居陶梁鴻適吳以至西蜀之堂前  
傅杜子黃州之壁尚憶蘇公是皆身違桑梓之邦  
名寄蘧廬之域郡雖僻阻而山海與區徃徃為高  
賢棲處亦足以助地靈而標徃跡也故例存之

列女

蓬萊縣

登州衛附

卞氏

陳鑑妻鑑卒

姜氏

宋子榮妻守節終身成化二年旌表

葉氏

衛琮

妻守節

王氏

吳欽妻欽卒子國卿甫九月氏撫養成立

王氏

指揮許震妻震卒遺

子璽族屬謀害之王負抱不假手一夕  
其人墮垣裂腹而斃人謂貞淑之報

張氏

吳鈺



卒氏毀容誓節事衰始愈孝葬祭王氏府尹陳鼎

成禮撫孤成立季子國相登進士繼室年十

五歸時夫有子五人撫育備至擢應天府尹

而卒氏年十九水槩自茹歷七十年如一日後受

子其學一品封媳孫氏孀居陳氏張昂繼室昂卒

五十餘年與氏清風並埒云前妻劉氏子期

甫十歲嗣子翹九歲翊六歲詔二歲斷鏡自誓

門三十年不見其面詔魁鄉試登進士第氏年

至八王陳氏喬氏許鑑男早卒婦陳氏寡

十餘王陳氏喬氏娶王氏一歲鑑病革遺言必

嫁王氏及婦陳氏二氏誓不從數年陳氏子大經

亦卒婦喬氏號慟嘔血死王陳守節終身人稱一

門三周氏選貢方寶繼室事姑至孝寶卒子幼

節周氏里欺凌艱辛備至遺經教子守節終身

王氏指揮孫輝妻夫下氏年張氏生員孫因孤妻

之日君死妾義不獨生且日始素情二植氏秦守

夫貧貧之其楊氏登州衛指揮李義妻嫁甫

自縊中室而施年夫下撫嗣子克紹先緒守

節五十八年秦拈揮戚寧妻夫下謝絕水漿

旨旌表建坊幾以身殉守節終身子景通

讓祖劉氏葛慶妻夫下氏年十九謀自縊始防之

職甚嚴勸之甚哀及終喪欲嫁之不從守

節終馮氏生員張宗儒妻年二十九無出妾周氏

身自願官歲給姜氏舉人趙應奎妻夫下氏年二

米肉布花十六無子守節五十餘年呂

氏宋堂妻夫下撫一男一孫俱故黃氏關鑿妻夫

甫呂貧乏健能自存守節終身盧氏徐鐘妻夫下遺子浩甫

甫過歲氏紡績撫孤盧氏三月盧號慟潛縊于室

克成儒業平至七十盧氏毀面斷指不再適孝姑撫

姑嫂收解苦諭保孤氏毀面斷指不再適孝姑撫

嬰姑歿竭產營葬孀居七十年浩並婦喬氏俱先

下遺孫應魁孫氏生員張文元妻夫下年十八遺

事盧純孝孫氏子未週翁姑衰老氏奉親育孤

列女



守節八 王氏 生員朱衣妻夫亡氏年十九遺子一

十年 王氏 週家貧姑衰親屬嫉忌氏紡績事姑

訓子苦節 王氏 夫志孀居八十餘年壽九十七給

供丁二名 林氏 生員盧九早妻夫亡遺孤盧三樂

月米二石 林氏 甫三月氏欲縊殉姑晝夜伴護誓

死守節四 吳氏 登州人廩生王汝教妻夫亡子繼

十七年 吳氏 善述善皆幼氏撫育二子入泮述

善酉戌聯捷 何氏 知府熹孫女庠生吳如諍妻夫

守節四十年 何氏 亡氏年十八遺孤脉嚙纒五月

不食者數日眾勸之不應獨母舅陳慶瑋曰是不

知若志也然死節易事吾願若為其難者乃驟然

拜受命事翁與繼姑甚孝教子義方卒成名士年

至七旬餘父何若鳳年垂百侍養不衰人稱節孝

院題 趙氏 生員解性傳妻夫亡年十 姜氏 商人梁

旌表 趙氏 七無子守節四十五年 姜氏 天成妻

夫亡耳貧苦節訓子 王氏 生員吳允修妻夫亡遺

梁乘忠人泮食蔬 王氏 二孤懸苦備至紡績訓

瀨庫生守節三十餘年 李氏 周乘基妻夫亡年

八十 寧氏 梁天寵妻夫亡守 郭氏 知縣日新女年

七 應期夫亡氏年十七撫一女孀居足不出戶者五

十年任孫以禮見肅容簾內皆於簾外見之一郡

頌為 張氏 蔡洪恩妻家貧事姑至孝有二子夫病

貞毅 張氏 篤孀氏曰知汝孝且慈善事我母撫二

子吾瞑目矣氏受命紡績奉姑至老不懈訓子成

立長子永華以貢任大同知府受誥封次子永莊

登進士院 張氏 進士榮孫女適庠生吳如訓城陷

題旌表 張氏 夫死事始至孝家貧以針繭為給

妾遺子脉曙甫歲 高氏 登州衛人王積善妻夫亡

餘撫之成人入泮 高氏 氏年十九生子崇煒甫三

月鞠之成人車姑以孝聞 姜氏 王氏 郡人韓汝成

遇妯娌咸有禮持家循謹 姜氏 王氏 妻遇變失天

姜氏 守節數年而終 王氏 年甫三旬 王氏 郡人沙

撫六歲孤應愈家貧守節教子食餼 王氏 應鶴妻

列女



登州府志卷之十八

流寓

戰國

魯仲連

嘗遊趙為平原君見新垣衍不肯帝秦秦軍聞之遂解為田單射書下聊城齊欲爵之逃海上日與富貴而訕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宋

李師中

楚丘人熙寧間預知安石之亂刺登州累召不就遂家焉葬郡城西臘脂崗北子孫隸籍泮萊



解德斐

晉人移貫于黃任中大夫虞部郎中南京分司  
嘗理冤獄為上勞問對日臣無能偶然耳上嘉  
納之

元

劉全

樂安人仕至驍騎上將軍益州都府同知兵馬  
都總管行元帥府事後改治登州因家焉全十  
傑號萊山官至昭勇將軍杭州路總管兼府尹  
次子昌官至廣威將軍管軍萬戶鎮守嘉興路  
昌子鐸授武德將軍  
管軍千戶鎮杭州

合判普華

畔其母携季子脫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聞  
絕號泣徹晝夜繼從從叔父撤  
吉恩平城山東卒奉其母以歸

遇珍

掖人中統間為黃髮尹值金後學校委于草莽  
珍始構廟廷以戰功封昭武侯因家于黃邑北  
五里有墓

曹安仁

字從義其先北平人後從仕即般  
路棲霞縣尹數仕行臺蓬萊遂家焉

劉思明

字伯庸其先台州人後承直  
郎德州同知致仕遂家焉



審秀

河間人授朝列大夫同知般陽路總管府事致仕因家焉

朱貴誠

江西吉水人祖信為至元間宰相以孫貴誠元末選舉除袁州路總管府判官信後尉後改服陽路總管府判官寓居蓬萊

關程唐

隴人為安撫使發蓬萊長官司家焉後子孫多登科第者

王孟賢

洛陽人司訓登州因家

王興祖

高密人客遊於登因避兵家于招遠靈山鄉後子孫隸籍登州有貴顯者

胡德山

江縣人靖難兵渡江時山兄弟三人北走過濰留其一過黃留其一為德山其一又致于文登若子玉者亦胡氏之忠臣也

王禮

陝西鳳縣人成化六年調萊陽丞在任廉謹居二年卒于官貧不能歸遂家焉子綿中戊午舉人



國朝

論曰自昔范蠡居陶梁鴻適吳以至西蜀之堂  
傅杜子黃州之壁尚憶蘇公是皆身違桑梓之邦  
名寄遠廬之域郡雖僻阻而山海與區徃徃為高  
賢棲處亦足以助地靈而標徃跡也故例存之

列女

蓬萊縣

登州衛附

卞氏

陳鑑妻

卒

姜氏

宋子榮妻

守節終

葉氏

衛琮

妻守節

終身

王氏

吳欽妻

欽卒子

國卿

王氏

持揮許震

妻震卒

遺

子璽族屬謀害之王負抱不假手一夕  
其人墮垣裂腹而斃人謂貞淑之報

張氏

吳鈺妻



卒氏毀容誓節事衰始愈孝葬祭王氏府尹陳成禮撫孤成立季子國相登進士繼室年十

五歸時夫有子五人撫育備至擢應天府尹而卒氏年十九水槩自茹歷七十年如一日後受

子其學一品封媳孫氏孀居陳氏張昂繼室昂卒五十餘年與氏清風並埒云

甫十歲嗣子翹九歲翹六歲翹二歲斷鏡自誓在門三十年人不見其面翹魁鄉試登進士第氏年

至八王陳氏喬氏許鑑男早卒婦陳氏寡鑑再十餘王陳氏喬氏娶王氏一歲鑑病革遺言必

嫁王氏及婦陳氏二氏誓不從數年陳氏子大經亦卒婦喬氏號慟嘔血死王陳守節終身人稱一

門三周氏選貢方寶繼室事姑至孝寶卒子幼賦節周氏里欺凌艱辛備至遺經教子守節終身

王氏指揮孫輝妻夫下氏年張氏生員孫國樞妻之日君死妾義不獨生且日始素持二植氏秦守

夫自縊中室而死楊氏登州衛指揮李義妻嫁甫節五十八年秦年夫下撫嗣子克紹先緒守

旨旌表建坊關氏指揮麻寧妻夫下謝絕水漿叢祖劉氏葛慶妻夫下氏年十九謀自縊始防之

職馮氏甚嚴勸之甚哀及終喪欲嫁之不從守節終馮氏生員張宗儒妻年二十九無出妾周氏

身自願官歲給姜氏舉人趙應奎妻夫下氏年二米肉布花十六無子守節五十餘年呂氏宋堂妻夫下撫一男一孫俱故

氏呂貧乏僅能自存守節終身黃氏關登妻夫甫週歲氏紡績撫孤盧氏徐鐘妻夫下遺子浩甫

克成儒業平至七十三月盧號慟潛縊于室姑嫂救解苦論保孤氏毀面指不再適孝姑撫

嬰姑歿竭產營葬孀居七十年浩並婦喬氏俱先下遺孫應魁孫氏生員張文元妻夫下年十八遺

事盧純孝孫氏子未週翁姑衰老氏奉親育孤

女

女

女



守節八 王氏 生員朱衣妻夫亡氏年十九遺子一

十年 王氏 週家貧姑衰親屬嫌忌氏紡績事姑

訓子苦節 王氏 夫亡遺子周相僅二月氏

八十年 王氏 夫亡遺子周相僅二月氏

供丁二名 林氏 夫亡遺子周相僅二月氏

月來二石 林氏 夫亡遺子周相僅二月氏

死守節四 吳氏 夫亡遺子周相僅二月氏

十七年 吳氏 夫亡遺子周相僅二月氏

善酉戌聯捷 何氏 夫亡遺子周相僅二月氏

守節四十年 何氏 夫亡遺子周相僅二月氏

不食者數日 衆勸之不應 獨母舅陳慶瑞曰是不

知若志也 然死節易事 吾願若為其難者 乃驟然

拜受命事翁與繼姑甚孝 教子義方 卒成名士 年

至七旬餘 父何若鳳年垂百 侍養不衰 人稱節孝

院題 趙氏 生員解性傳妻夫亡年十

旌表 趙氏 七無子守節四十五年 姜氏 商人梁

夫亡其貧苦節訓子 王氏 生員吳允修妻夫亡遺

梁乘忠人許食氣 王氏 二孤懸苦備至紡績訓

瀨 庠生守節三十餘年 李氏 周乘基妻夫亡年

七十 寧氏 梁天寵妻夫亡守 郭氏 知縣日新女年

應期夫亡氏年十七 撫一女孀居足不出戶者五

十年 任孫以禮見 肅容簾內皆於簾外見之一郡

頌為 張氏 蔡洪恩妻家貧事姑至孝有二子夫病

貞毅 張氏 篤孀氏曰知汝孝且慈善事我母撫二

子吾與目矣氏受命紡績奉姑至老不懈訓子成

立長子永華以貢任大同知府受誥封次子永莊

登進士院 張氏 夫進士榮孫女適庠生吳如訓城陷

題旌表 張氏 夫死事始至孝家貧以針繭為給

妾遺子脉曙甫歲 高氏 登州衛人王積善妻夫亡

餘撫之成人入泮 高氏 夫年十九生子崇煒甫三

月鞠之成人入泮 高氏 夫年十九生子崇煒甫三

遇妯娌咸有禮持家循謹 姜氏 王氏 郡人韓汝成

姜氏 守節數年而終 王氏 年甫三旬 王氏 郡人

撫六歲孤 應愈家貧守節教子食餼 王氏 郡人

應鶴妻



子澄進士現官侍郎覃恩榮贈夫人**寧氏**儒士王

夫早亡氏年二旬茹荼撫幼子一驥苦節二十餘

年城陷母子相失氏背負祖畫像夫神主抱幼孫

逃出遇賊不屈死于一驥進士歷翰**齊氏**推官張

林院左春坊左中允江南鳳宿道

陷隨瑤赴東園井邊手携二幼子與瑤訣曰此吾

母子死所也君宜自為謀于是先投二子繼從之

城復淘井屍僵立**韓氏**泣拜家廟抱孫罵賊遇害

手携二子面如生**陶氏**殉烈韓氏長女生員

後長女亦以罵賊慘死**陶氏**許煥妻崇禎十六年

一郡嘆為母女雙烈

在棲霞小寨村遭亂擄命罵賊賊投之

烈燄中死身無完膚面色如生疏聞

女威海衛庠生王弘基妻府城陷投井水淺未即

死媿孫氏欲生之慨然曰吾何面再見吾夫乎蹲

水中死後淘井面如生以畫軸瘞兒

如認國西情下披院謝三賞題表

**姜氏**府庠生

節**范氏**縣庠生李長生妻府城陷挾之馬上氏

烈**庠生**周之綱妻城陷與媿母**王氏**廩生張毓秀

氏**劉氏**嫂朱氏同縊自焚其屋

男婦老幼爭先死

義俱縊于磨上

**劉氏**字遇亂被擄以刀脅之大

罵不屈

**周氏**登州衛人周道直女年十七未字城

而死

出拜父母踰門履偶裂女還取針線

紉之遂閉戶自縊人服其從容就義



氏 岸生浦益華妻華死遺子二長士槓五歲

李氏 逢萊人初文科妻夫亡氏二十有二家貧

孫氏 係本縣岸生孫起元室女年十五歲憑媒周

儒童胡暄為妻於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適

配夫暄於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緣腰癱

病故氏於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在夫柩前

自縊氏時年二十六歲至康熙二十三年春

肯給銀叁拾兩 何氏 逢萊周廷椿妻夫亡氏

建坊旌表 殉夫縊死府縣旌獎

黃縣

李氏 鄒世開妻性貞慧耶禮足跡未嘗出門限世

方春子確治游具請于母氏日爾為我子獨不能

以禮事我吾聞婦人晝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事

逸樂即確慙退氏有女鄒氏嫁為同邑周仲賓妻

調韻之瑞金簿非辜就逮女嘆日吾夫死必矣吾

出門安適遂投舍後池中死蓋亦得之母訓云至

正間世聞分守海寧有惠政及張氏陷浙西屏居

碓石元二 吳氏 妻夫亡自縊 張氏 儒士仲焚鯉妻

不食死 日死 張氏 生員李如斗妻夫亡 丁氏 王世初妻年

氏自縊死 姜氏 始育子孀居五十年 邢氏 鄭敏

欲奪其志氏以死自誓後子為清河王簿氏年八



十猶享 孫忠妻夫疾篤無子謂氏曰我死汝

祿養焉 王氏 必適人氏焚香告天剪髮矢守夫卒

閉門紡績自給 王氏 生員張碩抱妻夫卒無

年至七十七 王 子僅一載憂鬱不食死 田氏

生員姜朝梧妻夫卒 崔氏 吳思濬妻夫

子數月守節終身 牛氏 貢生

初妻夫亡子在襁 唐氏 生員山鳴鳳妻守

祿守節七十年 楊氏 生

王士元妻年二十 李氏 生員李懋學妻夫

夫亡守節五十年 李氏 亡守節四十餘年 林氏 王

祿妻守節 李氏 李氏 生員范友韓妻范氏友

五十年 李氏 韓之妹王法祖妻姑嫂相繼

寡守李有子范無依范歸 周氏 范沛妻夫亡守節

母家與嫂同棲稱雙節 趙氏 進士徐九鴻

誥贈太 范氏 王述事妻夫亡家 趙氏 妻鴻理饒州

夫人 范氏 貧撫遺腹子成立 趙氏 卒官氏年二十餘設容厲節潛居內室日夜誦讀

投縊而死 丁氏 李遇春妻夫亡遺孤七歲守節教

宋氏 生員林碧梧妻夫亡守節 關氏 趙維純妻純

聞開戶自經 鄒氏 李春躍妻遼兵至黃境氏避

子同死于室 鄒氏 于礦砌埠坑中被賊搜出擁

騎馬上氏叫罵倒撞于地羣賊復擡上馬氏撞倒

數次賊怒縶殺之賊退路人收其骨埋之道左

邵扈妻 逸其姓名賊入城扈被殺氏抱乳孩逃匿

抱子投 義樂瞳婦 未知姓名村居被賊搜獲見其

片而死 義樂瞳婦 少麗欲殺夫而擄之婦笑給日

得釋吾夫願以身侍賊喜叱夫速走排氏上馬視

夫去遠無蹤倒撞馬下滾叫罵賊賊斫殺之有竇

福者匿草 中親賭焉



山縣

鮑氏 唐令中妻夫卒氏日夜哀號家人防閑不得

自 王氏 生員孫有成妻 孫氏 王命德妻夫卒氏日

自 李氏 康祇妻祇為戎卒戌于京道病卒氏年二

縊 陳氏 郭亨妻夫卒遺子三歲守節三十餘年子

孫氏 生員周博妻生子岐鳳一歲夫 牟氏 舉人孫

亡 氏年二十子果承俱在襁褓氏誓同死其

資 二子 孫氏 李華妻夫亡氏年二 王氏 孫輝妻夫

業 儒 孫氏 十六守節壽至八十二 李誼妻夫

誓不他適同撫遺孤人稱雙節 藥氏 亡氏年二



十四撫孤守節劉氏監生滅禺妻夫亡氏守孫氏生  
 節五十餘年劉氏節終身撫二子成立  
 王之齋繼室夫亡前子五歲初氏夫亡子三元妻  
 氏守節撫孤年至四十而終  
 四月氏守節保孤王氏生員王一元女郭宗周妻  
 孀居六十九年  
 遺腹解慰後生子逾十郭氏郭宗傳女適年應梅  
 九年又殤氏守節終身郭氏四十日夫亡守節養  
 舅姑年至孫氏王命德妻夫劉氏王紹妻夫二年  
 八十有二孫氏亡自縊旌表劉氏二十四守節七  
 年十五

棲霞縣

林氏

隋一龍妻隋氏

生員徐思仁妻夫病篤氏誓

夫同時

張氏生員鄒著妻夫亡

于氏生員史應憲

氣絕

張氏年二十四自縊

于氏妻夫亡氏臥

哭三日

蓋侯氏生員李引宗

呂氏儒士劉必遠妻

棺自縊

李氏夫亡自縊

王氏舉人

閻氏

周价妻夫亡

李氏夫亡自縊

妻夫亡

孀居家貧

劉氏李氏劉氏隋好信妻李

獨無嗣

守節終身

劉氏李氏氏好信弟好直妻

好信兄弟似亡二氏

誓死不嫁紡績

馬氏劉心亦

相倚以育諸孤奏聞

旌表蠲其徭役

馬氏妻夫病

篤氏蓬跣蚤夜承順

及疾革氏以死自誓

看夫

棺次日盡散公私囊

資歸拜姑孀潛于

樞旁自縊

時年二

林氏太守恂之姊適徐懋生

一子王氏九

十一

夫亡矢志撫孤壽至五十

林氏



思妻夫亡年二十三撫一女後女死林氏李鳴鶴

貧苦異常亦不改操壽至七十五林質妻夫亡撫高氏監

年二十五子在襁褓姜氏幼子守節終身高氏生

厲節撫孤壽至六十李鳴鳳妻夫亡年二十四李林妻夫亡氏欲

撫遺腹子孀居五十餘年王氏從死因姑在乃紡

績度生事姑四十年馬氏生員孫維祥蔣氏張翼

貧甚弗求貸族戚妻夫亡自縊高氏潘士元妻吳氏衣

十六夫呂氏生員林發祥妻夫亡自縊高氏夫亡自縊吳氏潤

身妻夫亡年二十四遺孤雲鳳六歲守節訓子食

餼邑庠崇禎十五年遇掠大罵被害時年七十一

王氏生員永惟友妻與夫同日同時生夫亡遺孤

同日自縊特王氏宋選戒妻漆氏趙應登妻夫亡

旨旌表夫亡自縊漆氏撫孤守節二十

餘年上馬氏係增生孫惟祥妻年十六

招遠縣

王氏名淑芳庠生徐尙忠妻夫亡年二孫氏閻鴻

年十八夫亡自縊康氏王湯臣妻性聰慧湯臣出

于室正德中旌表康氏征流賊忽馬驚氏以為不

利以微言止之夫不聽慷慨而出及王氏劉繼祿

夫戰死氏聞之日夜號泣絕食而死王氏妻年二

十夫亡夜袁氏通判溫潮繼室潮歷官清劉氏舉

劉粹女許聘王之濱妻夫卒未字詣柩前自溫氏

繼繩絕投井水漂因紡績事姑五十餘年溫氏

生員李廷柱郭氏張朝珍妻年十八有娠夫亡三

妻夫亡自縊郭氏月而生男氏撫遺孤不易志翁

姑八十相繼卒停翁柩于家忽火吳氏生員劉希

眉其室氏攀柩號泣不去竟焚死吳氏仁妻夫亡

事姑撫孤路氏李昌言妻夫亡年李氏王雲鶴妻

守節終身路氏二十一守節終身李氏夫亡年二

登州府志

卷十八

列女

七



十二屢自縊為家  
李氏 范亨妻夫亡氏勤織紉以  
人救免守節終身

禮年至  
孫氏 范宣妻夫亡無子親族欲奪  
楊氏 序班李運

八十  
孫氏 其節氏誓守不二至七十  
楊氏 舉

楊煥女儒童李延德妻夫歿氏取  
孫氏 繼妻年二

簪珥付翁姑乘家人睡自縊夫側  
孫氏 繼妻年二

七十守節今  
楊氏 知縣王心妻夫  
李氏 通政楊觀光

同日同時自  
梅氏 李運妻夫亡氏年十五  
王氏 劉

繼年二十六  
梅氏 矢志守節今七十餘  
王氏 業

妻夫亡懷遺腹事  
李氏 父採石南山為蟒所食女  
翁姑撫孤成立

天大雷雨震蟒裂腹父尸見女負  
王 氏 鄉民劉業

土掩之觸石而死有司立祠祀焉  
王 氏 妻夫亡懷

遺腹事翁姑撫孤成  
吳七 姐 鄉民吳自立女年十

立康熙五年旌表  
吳七 姐 五聘與孫管住為妻

管住病故女尚未過門欲往吊禁  
止未果

志堅殉夫并母坐自縊康熙五年旌  
表

劉氏 董談妻守節終身洪  
孫氏 舉人楊芳妻撫遺

旌表趙氏 史鏞妻守節終身  
于氏 孫積妻夫亡守

賊惡遭汚同女縊死子春亦被  
于氏 節正德六年遇

執見其母妹俱死遂罵賊被害  
閻氏 前溥妻正德

城執聞欲汚之不屈被鎗仆地  
董氏 遲應聘妻流

已而聞夫被殺遂自縊旌表  
董氏 城攻城破執

給取首飾走至積水灣自沉而  
高氏 王儀妻夫亡

死翰林孔天胤銘其墓旌表  
高氏 守節流賊陷

城氏與女恐遭汚  
朱氏 高尚德妻為流賊所執殺

辱俱縊死旌表  
朱氏 其姑以脇之不借遂遇害

旌劉三姐 劉寬女賊賊城欲汚之  
三姐 壁罵

表劉三姐 以木擊賊賊怒剖腹  
于市旌表

于旦 高氏 姜德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妻 仁妻 姜氏 董朝 姜氏 張震 王氏 李經 孫



氏 張信妻 ○ 以上六氏俱正德六年  
年遇流賊不屈而死並旌表

表 于氏 生員劉啓妻 啓疾篤 謂于曰 我疾不起 楊

氏 年十五 適童生李東 任氏 儒士周維屏妻 夫亡

林氏 高鳶妻 夫婦為人斯養 夫死 氏就縊 王母止

日當取 汪氏 廩生趙繼節妻 夫蓋氏 儒士崔允聘

去果死 任氏 無子自縊 柩前 蓋氏 妻夫亡自縊

戰氏 廩生孫繩遠 任氏 儒士呂鑑 妻夫疾篤 氏以

敵氏 日侯我須 史同 于氏 任世英 妻年十六 適世

去入室 扇戶自縊 于氏 英踰年 生子月餘 夫亡

氏守節 不二事翁 張氏 張宣女 許聘黃乞討 後以

姑甚孝 撫孤成立 黃貧 宣背約 而此乞討 縊

死女聞 伏地痛絕 欲奔喪 不許 遂日縊 父母救 活

七日不食 索黃衣 衣之日 乞討 我門外 久矣 遂

以骨投水 不沉 不流 收與乞討 合 葵 咸氏 生員

病三年 晝夜供湯藥 朱氏 趙均妻 年十六 適均 半

夫卒 氏奠畢 自縊 載夫亡 氏懷孕 兩月後

生男 冢貧 氏備紡奉 衰 王氏 王納 謨女生 員董永

姑撫幼子 二十餘年 趙氏 祝建妻 夫卒 遺孤三歲

兒甫週歲 守節四十 趙氏 家貧 守節 善事其姑

年教子 讀書入泮 趙氏 家貧 守節 善事其姑

李氏 趙怡妻 夫亡 無子 翁姑欲嫁 宮氏 趙雲龍妻

賊之變 以身衛母 遂伏劍 死 宮氏 貧守節 訓子成

立桐 登戊子 舉人梓 亦善 士人以爲 節孝之報

趙氏 唐雄妻 夫亡 生兒甫 二月 展氏 生員居中 妻

卒 氏焚香 剪髮 事 宮氏 荀鑑妻 夫亡 一子甫 週歲

姪育子 守節 終身 宮氏 家貧 紡績 自存 撫孤 守節

夏氏 趙祥妻 夫亡 止一女 二歲 母欲奪 其 姜氏 生

志 氏誓死 不二 閉門 紡績 年 至七十 貞



程獻妻夫亡欲以身殉姑泣日汝固不為身惜不念我老疇依乎氏乃止事姑四十年姑沒寢哭柩

前不茹葷者三姜氏楊清妻夫溺水死氏欲自縊年守節終身或勸日汝方有娠生男以延

楊祀不逾于死乎月餘董氏王校妻夫卒氏撫子果生男守節六十年法補邑庠生娶薛氏

生子元美未周歲法亦卒張氏姜唯妻夫亡遺子姑媳其貧守節撫幼業需張氏鈔三歲守節五十

年撫子尹氏通判尹天麟女張熾鳳王氏趙啟蒙成立妻夫亡守節六十年

子一誠二歲守節三宋氏姜應周妻夫亡子在襁十餘年訓子成立

終鄒氏邵宗堯妻年二十二夫以傭販沒于外子身鄒氏尚未週取夫屍歛葬子三歲殤氏遂自縊

于氏遲賜妻天卒遺孤在襁崔氏生員趙文嫌于氏奉翁姑撫子年至七十五

四縊被解衣麻食素禮張氏張夢鯉女錦衣齊安大士像守節三十年國妻夫卒氏年十九

守節四十耿氏張嗣訥妻年二十一夫卒子三歲餘年旌表事姑盡孝適年飢氏輸粟賑之

管氏生員周思忠妻夫亡遺子頌甫三歲守節四十餘年氏卒頌廬墓三年一門母子節孝

于氏遲克成妻夫亡守宋氏監生王樹標妻夫亡節四十八年旌表氏年二十五無出撫

前子日善食趙氏解元王章母幽貞蓋氏生員王子入泮貞孫氏脩有我妻撫幼子若愚王氏戰弘

心完節孫氏入泮守節四十二年王夫亡自縊周氏唐之夫亡孫氏生員李三奇車氏趙鵬騰妻

自縊孫氏妻夫亡自縊車氏夫亡自縊周氏煥妻年二十八夫李氏王正邦妻年二邵氏稟生孫芳

亡守節終身李氏廩生高琪妻年二十楊氏李胤昌守節終身李氏二夫亡即日自縊

十夫亡柩趙氏孫昌世妻年二十左氏生員董震前自縊

夫亡柩前自縊趙氏夫亡柩前自縊左氏起妻姑病



氏剗肉療之 遲氏 生員姜球妻夫亡氏年十九父

克盡婦道 孫氏 董奎光妻夫蚤世家貧紡績

知守節事難遂 撫養教訓後遊席氏苦節四十餘年宗黨咸稱節

孝欲共舉請旌謀諸通通具以告氏曰是求顯也

汝能讀書登第慰汝父于地下余雖 乃止

任氏 廩生張善徵妻夫亡栢舟自矢守節四十餘

上聞康熙十九年奉 以肆名魁天下闔邑公請

旨建坊旌表

寧海州

林氏 元人任仲文妻家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

疾不良于行且暮扶侍惟謹撫育三子俱有

成年一百 閻氏 姜思敬妻至正二 方氏 林貞妻年

三歲卒 亡守節姑多病氏善事之姑卒喪葬如禮撫

四子成立年八十二卒學士宋濂銘其墓 張氏

王麒妻夫為靖海令卒遺子軒甫三歲 林氏 王相

氏守節教子登進士成化十四年旌表 德六年年十七沉賊逼之不屈先殺其婢以恐之

又不屈縛而射之 氏罵賊益厲遂支解死旌表

劉氏 趙英妻夫 陳氏 李雲鶚妻夫病篤氏 曲氏 貞

林登甲妻 顧氏 木逢高妻 王氏 沙儀妻年二十夫

夫亡自縊 潘氏 生員曲江妻夫亡氏年二十一遺孤有誠 苗

南一歲氏矢志撫孤不再適守節三十年



氏 指揮李慎妻夫亡家貧勸績事叢氏 監生潘桂

氏 繼祖姑撫孤守節訓子中武舉妻夫卒氏

氏 欲自縊以姑失目無依忍黃氏 劉連妻夫亡林氏

氏 死侍養守節五十四年李鸞妻夫亡王氏 劉崇妻夫

氏 生員梁默妻夫孫氏 守節終身張瑄妻夫沈氏 守

氏 亡守節終身 崔允聘妻夫王氏 亡自縊 李氏 舉人胡

氏 終身 蓋氏 亡自縊旌獎 王 氏 亡自縊 李氏 文英側

氏 仁女字王世澤未娶世澤卒氏求吊 李氏 舉人胡

氏 交母不許勺水不入口閉門自縊 李氏 文英側

氏 室夫亡楊氏 庫生孫枝員妻夫以遇賊護母被害

氏 自縊 楊氏 氏欲從死以身有孕欲延宗祀沿數

氏 且孕墜 鄧氏 夫湯藥年餘夫死遂于柩前自縊

氏 就縊 鄧氏 夫湯藥年餘夫死遂于柩前自縊

氏 姜氏 初皎妻年十八歲夫張氏 孫得親妻年二十

氏 青旌張氏 威海人係阮希朝之妻痛都氏 威海生員

氏 子奉 青建坊旌表 盧氏 威海人畢晉之妻死夫

氏 青建坊旌表 盧氏 威海人畢晉之妻死夫

氏 青建坊旌表 盧氏 威海人畢晉之妻死夫



文登縣

劉氏

官課妻年十九夫亡誓死事始  
撫幼苦節終身正統二年旌表  
江氏 邢欽妻

七夫

亡安貧苦節撫一男  
一女成立弘治十年旌表  
畢氏 邢和妻夫亡守節  
止遺一女後適叢

蘭官

尚書封一品夫人  
鞠氏 王瓚妻年二十夫  
氏于弘治十年旌表  
亡守節終身旌表 宮

氏

生員叢葵妻葵因下  
湯藥及卒氏慟死復甦事始  
第憤恨成疾氏朝夕奉事  
終始不渝旌表

曲氏

于爵妻夫亡守節  
身撫二子成立旌表  
于氏 趙通妻夫亡其貧  
守節撫子成立旌

表

隋氏 民隸董尚義妻  
得疾抵家七日而亡氏哭之  
娶六月夫從部京師道中  
絕為鬻鬻衣

物終

葬事給其姑曰可從市易  
米為炊姑出氏閉戶著衣自  
張氏 生員李東理  
妻夫亡止遺

女四

歲氏欲自縊女挽  
之不從竟縊于柩前  
隋氏 劉希信妻夫疾缺養  
典衣剪髮含淚以供



湯藥夫死鞠氏 生員馬負圖侯氏 夫亡哀毀不食

自縊柩前 侯沐麻妻年十 馬氏 年餘夫亡氏七日不

食即棺 王氏 陳言妻夫卒氏 劉楠妻夫卒遺

縊死 紡績撫孤 成立 遲氏 子日炳氏紡績

撫孤後日炳又殤 孫氏 叢盤妻生子袖而夫亡氏

守節六十餘年 貴妻 李氏 成山生員蔡汝

叢氏 縣丞叢仲楫女潘 身 成山指揮陳汝新妻幼通

氏痛泣數日不食 劉氏 經史夫亡自為文以矢一

夫亡竟縊柩前 成山陳子 義繼室夫亡前子 崔氏 金

父整容 田氏 供幼守節 撫孤年至五十五 遺子師吉甫

所千戶王召妻夫卒于 京氏年十八遺子 師吉甫

二歲師貞方在孕氏哀毀欲殉姑日爾死如孕何

恐死孀居七十年後師 吉蕭氏 宋鐸妻夫亡氏撫

至七 子氏 女守 節又 澗次女適成山指揮

訓登進士 袁貢無子勸夫置妾生 宮氏 陳國華妻夫亡守

子維城貢沒撫若已子 宮氏 節七十餘年旌獎 劉

氏 宮閣妻夫亡守 趙氏 海祥所千戶 王氏 馬致遠

貞 節 王氏 姚時中妻 王氏 曹希尹妻夫 姜氏 于氏 成

參將袁磨轂妻妾夫 氏 連琪妻琪亡哀痛幾死

李氏 係儒士劉榮任妻 夫死殉節 呂氏 係丙辰進

夫死殉節於康熙二 旨旌獎 呂氏 士于洪妻

十年奉 旨旌獎 唐氏 成山人李凝本妻 夫死從夫死 李氏 成山人

唐氏 後事聞旌表有石坊在南門外 李氏 廩生劉

玉亨妻亨歿縊棺傍以 劉氏 成山衛指揮陳汝新

殉事聞兩院獎表其閭 劉氏 妻幼通經史歸陳踰



歲夫歿乃自爲文以祭誓同生死一夕  
王成山氏生員  
整容自縊棺側撫按奏聞旌表其門  
田成山天錫妻教子艱辛誕田成山氏成山矢志孀居撫子成立  
受勅命八十三而終

論曰栢舟之詠采自鄘風黃鵠之歌錄于中壘而  
信德彌彰幽貞不晦郡之節烈舊志所書固亦不  
少若壬申之變其捐軀就義者尤多徃徃皆山野  
之氓未閑內則而發乎天性植彼人綱傳所云十  
步之內必有芳草幽蘭空谷不以無人者也然其  
名湮沒而不稱者可勝道哉

論曰栢舟之詠采自鄘風黃鵠之歌錄于中壘而  
信德彌彰幽貞不晦郡之節烈舊志所書固亦不  
少若壬申之變其捐軀就義者尤多徃徃皆山野  
之氓未閑內則而發乎天性植彼人綱傳所云十  
步之內必有芳草幽蘭空谷不以無人者也然其  
名湮沒而不稱者可勝道哉

仙釋

漢

安期生

卷之二 仙釋



賣藥東海上人皆言千歲翁武帝時李少君言於上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在蓬萊山中于人合則見不合則隱于是帝遣方士入海求之居久之少君病死帝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復求焉

王和平

北海人性好道術濟南孫邕事之和平病卒邕葬之東陶書卷藥囊悉以從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始恨不取其寶書仙藥

晉

盧童子

幼有至性九歲離俗居黃之廬山辟穀

南北朝

麻姑

後趙麻秋女或云建昌人脩道于廬州東南姑餘山飛昇政和中封真人

唐

黑虎禪師

居萊山麓下築洞演法太宗東征過其洞東有二黑虎當路車馬莫敢過頃之至洞前禪師呵之使行因問東征之事禪師曰決勝果如其言凱旋為建禪寺賜名真定至今洞址猶存

宋

禪鑑大師



涇州府志卷之八  
涇州人姓于氏法名文宗幼年出俗投延洪院  
每大寒戒脩也誦法華開演京府無不恭奉徽  
宗每宣入內對御講經賜  
紫金衣加號禪鑑大師

### 曉初

辛山白雲資慶禪院維那僧善奉佛嘗供養真  
武專誠勤恪院臨海島有部武軍周應等百餘  
人時出劫殺一日欲入院劫奪其夜曉初跌坐  
先覺發人告報巡司具兵甲到院設伏應等果  
至俱被擒事聞特賜真武院  
仍賜曉初紫衣號真應大師

### 一日九仙

一人隻目其人俱替行則隻目前導行乞于  
市夜止城西北來寶橋下人莫之識也後州守  
過于橋上以書示之九人  
後化去遂名此橋名九人

金

### 重陽子

姓王名嘉蓋屋人大定中往來海上嘗棲府城  
南修真觀城中有畫橋高峻難登重陽子語人  
曰此橋逢河必壞衆意河水衝蕩耳大定二年  
何邦彥守郡惡其不便改造之語驗人始知其  
爲仙

### 馬丹陽

初名從義後改名鈺字玄寶扶風人漢伏波將  
軍馬援之後先世因五代兵亂徙居寧海弱冠  
能詩文奇特不凡舉進士大定間遇重陽子教  
以仙術後遊關西東歸道經芝陽喜其清幽遂  
環堵爲修煉之所因遊萊陽遊仙宮羽化加號  
丹陽順化真人又加抱一無爲真人又加抱一



無為普  
化真君

### 王玉陽

名處一東牟人金大定間侍重陽子居崑崙山  
煙霞洞修仙重陽授以道法三十有六俱載顯

異錄

### 譚長

名玉又名處端寧海人遇重陽子度  
與馬丹陽等俱以次得修貞異術

### 郝廣寧

名大通寧海人與重陽子修養  
于崑崙山上後羽化先天觀內

### 希公戒師

姓張福山人金阜昌間住持可崇寺  
志行純潔聰明英邁遠近咸重焉

### 孫仙姑

名不二號清爭散人及笄歸馬丹陽生三子丹  
陽既師事王重陽仙姑亦詣金蓮堂出家重陽  
贈以詩政今名遂授以道要大定十五年仙姑  
遊洛陽居風仙姑洞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忽沐浴更衣問弟子天氣亭午遂授筆書卜  
筭子跌坐而化今萊陽縣西南隅有仙姑庵

### 元

### 丘處機

棲霞人自號長春子金皇統間其母感異夢而  
娠將誕紅光映室隣以為丘氏火趨救之乃舉  
子兒時有相者曰異日當為神仙宗伯年十九  
為全貞學入崑崙師重陽友譚馬劉諸人開煙



霞洞後入磻溪居日丐一食披一簑人謂簑衣先生尋隱龍川龍門山七稔道成金世宗徵赴燕都錫宴詔對數以持盈守成爲戒旋里值山東亂駙馬都尉僕散公討之登及寧海未服請師撫諭師至投戈二州乃定元太祖召見言欲一天下在不嗜殺人又言爲治在敬天勤民長生在清心寡欲瑞鶴隨荆其霖應禱災感凡尾襪之退舍一日天大雷雨大波池南岸圯水入東湖聲聞數里池遂涸北口高岸亦崩處壞嘆曰山摧池涸吾將與之俱乎遂化去葬燕都白雲觀之順處堂

任風子

狀貌奇異少孤爲酒家傭遇馬丹陽授以仙術修煉于迎仙觀經旬不食唯隆冬單衣行乞于市氣體充粹雙目炯然言休咎皆應大定甲辰歲端坐而逝後有穴見于地鄉黨爲尸解云

周真人

黃人年十五有道術往投師陸翁陸翁逐之乃獨居澗側有虎伏澗口陸翁知之遂拜周爲師

張仙

初爲傭耘田若有神助後居羅山燈草澗修養茹松栢絕穀食三年蟬蛻于羅峰絕頂人爲壘石掩之至今存焉

紫衣大師

俗姓劉名晉受元至正間修靜林禪寺初寺經亂鞠爲瓦礫師爲繕修檀施雲集遂爲開刹一日沐浴更衣留偈端坐而逝二日光相遠室茶毗得舍利百顆五色燦然

王仙姑



世傳仙姑居招遠南十五里村落中日樵于野  
不採而薪自集後卒于樵所掘得石櫛題曰仙  
姑之墓因葬之  
上人立廟祀焉

### 周祖師

招遠埠頭村有周太公者與四子入螺山中採  
木忽聞兒啼近前見一虎在兒旁逐之虎忽不  
見惟錦被裹兒抱歸育之年十二始能言舅周  
姓後往螺峰山修道與神仙唐公即公化公志  
公張公寥  
公同昇

### 李國用

登州人寓杭州能望氣占休咎兼相術但崖岸  
倨傲謝石諸孫有退樂者延致之即據中坐省  
幕官皆下位不得其一言時趙文敏公為七司  
戶部廉廉風濤滿而李國用見其起趨坐客曰我

遊江僅見此人面如瘡愈即面君矣公輩記取異  
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後如其言蓋嘗得仙術  
洞視五臟世  
稱神仙云

### 明

### 禧果

本青州壽光人年八歲被元兵掠至沙漠投金  
山寺師僧勝迤甚器重之洪武十九年至遼東  
官司與之送至京師備言明哈赤將士萬餘人  
皆有降志朝廷命宋國公往沙漠招安果如所  
言上賚賜甚厚至濟南任正覺寺永樂初遷登  
州棲霞創法勝庵于縣東金山鄉一日無疾而  
化坐

### 班仙



不知何許人居招遠螺山最高峯石洞巉險人  
 跡罕到黃邑一孝廉應公車班與別日公此行  
 必捷南宮令某邑予當過而問焉孝廉行後班  
 呼常供薪米者數十人告之日余當去矣洞中  
 數年無以為報惟期諸公以清淨為心不爭為  
 福言畢長逝入遂葬之山上孝廉果成進士授  
 令兩月班造訪焉盤桓數日辭歸迨入觀過里  
 始知班久化去開壙視之止空棺雙履而已後  
 建祠山巔日覺觀  
 名其洞日班仙洞

### 要子

幼從師修真于郡之萬壽宮遇異人止宮之窰  
 師不為禮私食之異人授以術點鉄成金師覺  
 異人遯去要子沐浴跌坐而化遺一履是日城  
 西三十里有人見其赤一足逐一鷺行日煩寄

吾師吾尋

### 赤脚王

碧日蒼顏髮明如鑑戴一笠非布非絨其光如  
 漆其質如灰每自以為始冠時物不知其幾千  
 年所嘗為人力田隨意耘耔不問人知隆冬不  
 履冰澤腹堅踏其上如平地行步如飛驟馬追  
 之不及人爭異之以長生之術求則厲色噴詞  
 俚不可解八九十歲老人日童時屢見其貌正  
 如今日嬰兒痼疾邀拊摩之立瘳間有調笑之  
 者下其裳童身稚膚乃共驚傳其為全真子也  
 爭師事之早已遁去杳不可尋以  
 其四時徒跣遂名為赤脚王云

### 顛倒李

依萊陽郭外墓所畫乞夜豎雙足於樹上而頭  
 向下人稱為顛倒李有從之遊者輒叱日毛噍  
 底求婦去先立人道後圖仙道三年許至五治  
 河遇羣盜盜日吾輩何時死日即死盜怒詰日



爾何時死日亦即死盜賊殺之沙洲中無何官  
兵追盜擒之居人昇李屍具棺葬之沽水側後  
有見之者發墓唯空棺云

馬真一

不知何許人有人于弘正間見之居華山當時  
已百數十歲矣萬曆末遊歷遼左語言多異人  
莫之測乙丑抵登預識郡變有登州府遼陽城  
之歌陝西舉人陳士策魯于華山謁之問以後  
會馬口登州辛未年策果除郡司李時馬適再  
遊登相與別海上多隱語至登陷方驗抵旅順  
總兵黃龍問以事卒出惡言黃怒撻之躍起趨  
西北旅順陷黃龍死焉大約其所至之處後必  
有變類多微詞  
有詩見藝文

董光純

自稱安丘人烏將變忽至登語多顛越不相連  
續率一二語畧可解着白布衣過書詩其上詩  
亦多不可曉偶于街頭狂叫日二十一十字口  
兩條腿無處走未數日監軍道黃孫茂果為島  
將劉典治所害遂服其為異人云



八仙傳



登郡山海淵峙尤多異跡聞考其代得之季世多  
一焉或志節才諳無所表見斯從事于內也與



登州府志卷之十九

藝文上

頌

登之罘山刻石

秦始皇帝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  
 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  
 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  
 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  
 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疆



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  
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  
表垂于常式

東觀刻石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於海隅遂登之  
罟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汰初  
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  
王開并天下蓄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  
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  
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  
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祇誦聖  
烈請刻之罟

表

登州謝表

蘇軾

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紲之餘忽有民社之寄  
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  
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  
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耳如五鼎之珍擊鼓



登州府志 卷之九  
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  
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疵盡還  
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  
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  
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  
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  
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  
爲期

登州謝宣召赴闕表

仕路崎嶇羣言摧阻雖死生不變乎已况用舍豈累  
其懷臣草野微生雕蟲末學昔從仁廟謨蒙擢拔之  
恩旋至神宗亦荷優加之禮祇合俯身從衆卑論趨  
時柰何明不自知諫於未信屢遭遣發實自己爲力  
當勉於苟安悔欲追於何及以此遷延歲月荏苒塵  
埃望已絕於朝端志必期於老死此蓋伏遇陛下躬  
成王之幼賴文母之賢輔成天縱之才訓導日躋之  
聖斯民多幸神斷至公凡所有爲稍復用舊况秉節  
推忠之士將欲甄收而作新立法之人旋行降黜如



臣者擢從遠郡俯屆大邦豈意寒灰之復燃試其駑馬之再駕每思至此其念尤深

啟

登州謝兩府啟

右軾啟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  
之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  
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賔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曾夕

靜樂之難名笑安庸之

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  
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  
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  
蹇磨鈛少荅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狀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

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鹵號為極邊鹵中



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馳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入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孽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并用教習水軍以備北鹵爲京東一路捍屏鹵知有

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

路安撫司人更差澄海壹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卽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爲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准兵勢分弱以啟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



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登萊榷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

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榷鹽既獲厚  
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  
用刑稀少因以爲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  
爲生大半去爲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  
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叁百里地瘠民貧商

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榷入官官  
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  
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  
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  
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醜賣卽與福  
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卽一二年間舉爲糞土  
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  
之利而民受三害决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  
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



只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權鹽依舊令竈戶賣  
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  
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疏

諫脩宮室疏

王基

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  
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  
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  
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  
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  
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  
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  
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  
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  
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  
深切於曩時矣

海運疏

陳于庭

題爲海運增繁財力大匱謹陳萬難之狀勉摠一得



登州府志  
之愚仰冀聖明軫念事先該臣等題爲海運必難遞  
增船糧必難立辦仰祈速賜賜邊之長策勿循浮泛  
之空言仍勅當事大臣虛心觀理以圖實效事該戶  
部覆臣等題咸海運遼糧緣由本部移咨督餉部院  
查議回稱查得山東海道最近腳價所省獨多若以  
所省之價加值以糴於民間似亦無難又山東往歲  
登萊之米多販於淮安今南岸旣禁其往則以北至  
遼陽亦爲肯應况登萊之間民間有米者每以變換  
銀錢爲難此本部院所親知者若將入京錢糧准改

本色上納於民尤爲兩便則六十萬之派雖多而本

部院原非獲已亦望東省院司道府爲協力同心之  
濟也若云城免是在本部主持非本部院之所敢言  
矣至於船隻已行淮安造五百隻原爲山東天津二  
處分用之資等因到部覆議具題奉明旨隨牌行登  
萊二道查議呈詳到臣該臣看得東省海運之艱臣  
等累累千百言具陳前疏然而非臣等之言也卽餉  
臣前歲撫齊疏中所備述者也今當事者不信臣言  
併不信餉臣前日撫齊之言而信餉臣今日督運之



言臣等具題下部之疏該部不自主而仍聽餉臣之  
主議是臣等可以不題而并明旨可不必下部且臣  
疏發於正月初五日而登萊鄉紳之揭於二月二十  
二日至長安至則部疏以覆乃曰山東派定本色六  
十萬而從鄉紳之請欲減一半夫山東海運六十萬  
從古以來所未有之事也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  
豈藉鄉紳爲提調哉臣非豪傑豪傑未有臨事而不  
懼者懼豈獨在黎民且召商之說何居乎登萊道未  
嘗不極力招商終歲竟無商至天下軍民皆有籍惟

商無籍本方之士著有定在惟四至之商販無定在  
商亦人也雖愛財亦愛命視遼如刀山劍林視浮海  
渡遼如揚湯燻毛彼遼中新募之兵挑選於鄉籍名  
於冊且驚惶潰散不知所適矧以儻來偶至之商安  
能勢驅術使法繩利誘使之方舟結艚運粟以輸塞  
下哉是召商之令斷不能行而臣不敢終持不可行  
之說誤軍興之重事奉明旨之後臣卽親至青萊登  
集道府各官面議曰今日之餉遼不得不可聚兵兵  
不聚不可存遼遼危而危且及於宗社此何等大事



可容推諉部議委曲以完其數所謂委曲者或於窒處以闢支岐或於絕處以求轉徑今不得不舍商以責成於民運矣於是又召民而諭之曰爾有粟勢必發糶今商旅絕矣加值以糶於民間已奉明旨矣加值糶買加值轉運或不病民而民不願也臣再四籌之自遼役繁而事事皆非民願事事皆強民之必從又不得不以加價糶運責成於官矣於是登萊濟青四府分定起運數目登萊任其多濟青任其少以登萊近海而青濟遠也此皆道府酌量分派非臣一人

之私議也然臣雖強督諸臣分任其事而蹙額以憂運數之多真有萬難措處者登萊之間有米要換銀錢此以穰歲言也去歲止萊屬稍收而各郡多成赤壤幸乞得皇恩改折漕糧倉米二十一萬而今且海運六十萬是求改而反增避河而就海人情乎所憂在米矣部議淮安造船五百隻每隻不過載米五百石大者數百石此謂裝載三十萬之計耳且擬分撥天津而非盡發登萊亦奚當於山東之全運耶臣檄各屬分行僱募而船戶逃匿或僅以年久不堪之船



索高價以應急需然則六十萬之儲安能飛渡所憂在船矣每船用水手大約二十餘人四郡起運大小不啻千船須用二萬餘人東人向不習海登萊水兵無處召募且往浙以厚餉招呼安所得長年之能涉海者乎所憂在水手之難招矣餉船出海每船用桅木二根每根五六丈山東原未產木大木必買於瓜儀蓬柁鐵猫簞纜等且必買於南直水不能通則繼之以陸舟不能運則續之以車凡百難致之物不脛而走皆藉藉人力轉移所憂在船具之難辦矣羊頭門

一帶路徑不一或出而山大洋或入而經沙淺自宗

島至北套猶爲淺濫時或鯨鯢爲厄魚龍作難頃刻而滄溟爲昏須臾而風雲立變昨不知有今日之存且不能卜夕時之命所憂在地險矣清明前有出洋之忌四五月有颶颶之颶一至交秋風逆水落如去歲天津之船停泊於利津起剝於樂安寸步不能前進所憂在天時矣登州至蓋套萊州至三嶺牛地各三千餘里涉歷礁礮間關天塹坎險難言今萊州至蓋甚遠青濟由登及蓋更遠二千里路無窳而時有



限或不能爲兩運青濟之二船僅當登萊之一船青  
濟之一萬難於登萊之二萬其轉運之艱如此蓋套  
窄小不能齊進此船候彼船之交收後幫俟前幫之  
出港倘多船並至無可停泊卽使陸續開洋風候不  
齊勢難循次暴雨疾風之時至驚濤拍浪之無休海  
無繫纜拋錨之處時有蛟蜃鱉颶之驚且起糧交納  
喫役需勒時日稽遲以急急行路之期爲徐徐坐守  
之日其交割之艱如此瀕海州縣多由河入海或距  
河二四百里一線之水時通時塞原非漕輸之地向  
無疏濬之功逢漕則民困遇涸則搬移班白負載牛  
馬輓芻重蹊爾足黎黑憔悴孰爲憐憫其出海之艱  
如此米豆下船旣防船隻之滲漏又慮榜人之偷盜  
且官造之船板枋未必厚釘灰未必堅程工急則造  
作必屬倉皇船數多則彌縫必多粉飾數百石之糧  
係於船二十餘人之命寄於船一有損壞則黃泉不  
能以寸人鬼自此分途其防範之艱又如此夫海運  
若是其艱若是其可憂而其實有不可知者東省海  
荒一遇雨暘愆期便艱粒食藉使地無餘產安能民



有餘糧此歲時之不可知者也泛汪洋之漦則風后  
司順逆之權輸溟渤之糧則天吳擅盈縮之柄必滄  
海所不收而後可供我軍之嚼噉此天意之不可知  
者也近因加編至再文登寧海等處之民視此磽确  
荒阜直同敝屣棄田不耕搬家不顧臣等極多方之  
撫恤挽既散之民心藉令民竄田蕪賦逋額譜將何  
起運此人心之不可知者也海洋南北爲寇實繁履  
海如夷走死如驚萬一駕魚龍之棹泛橫海之舟阻  
截不必多人震撼皆得奪氣海波一揚運途自絕此  
寇患之不可知者也倘歲歲之倖可徼則滄海無盡  
藏之粟猶可養而黃無人色之兵苟漠漠之途難測  
則底事付於東流而浩嘆同於西柄海運豈可恃而  
浮海濟遼豈爲戰守經久之長策哉皇上爲目前十  
數萬遼兵計不得不急餉爲急餉計不得不先恤東  
人蓋東人之苦海內所未嘗之苦也而東省之窮又  
海內所未有之窮也憫其艱危則當保其性命軫其  
繁勞則當節其財力奪盤中之殮而又加額外之賦  
民則何堪查東省荒田最多有五六畝折一畝徵糧



者今以畝計則六畝當加四分二厘此寧登之民所以亟亟而思竄也臣以爲登萊二府旣多任海運須免其續加之三厘五毫青濟分任海運則當免其三厘以加編之二厘以加值聊代其初編而以減免少寬其物力其甜與辛辣相參民將樂於趨命此城編之當議者也東省錢糧原係隔年起徵今歲所徵者四十七年之加編二十一萬六千一百兩有奇乃本年新編應扣運過透支及援遼兵養贍家口銀共五萬七千五百一十四兩零所存不過十五萬八千六百餘兩耳卽令通省舊遼餉與新編併算不過二十九

萬一千九百九十餘兩耳計米一石抵遼糶價腳價約費盈兩是六十萬石之運須有六十萬金而今歲額徵未及糶運之半則京邊錢糧勢不得不扣留以克糶運此扣解之當議者也東省春熟爲麥秋熟爲豆粟南人食米北人食麥因土俗之所宜爲其食之常性今獨徵秋收之米豆不用春收之二麥秋成有限運額難克何不兼二麥收之以從民便此兼運之當議者也山左一遇饑饉米價如金當以豐歲之有



餘備饟歲之不足臣以爲一遇年豐卽當預糴以爲  
明年轉運之地然後海運不因荒而廢遼兵不遇荒  
而餒預糴必須多銀多銀必須先發此預備之當議  
者也金復海蓋多膏壤欲久守遼陽必先屯四衛今  
彼中地土多荒防守未備人以爲險而難犯而臣密  
令海道差官偵之絕無險阻倘夷兵間道深入則弃  
膏腴之地而委積貯之區遼陽之聲勢中閔立苦無  
糧而登萊之禍害切身自當罷運則今日之以重師  
圍守大將營屯春秋悉耕農隙講武似爲經久之圖

可戰可守此屯糧之當議者也夫建非常之業者必  
有預計之深心成不世之功者須有廣大之局面以  
天下之大何有於登萊四郡必屢責其加編惠以使  
人而後人爲我用若當事者執拘攣而責成效臣無  
計以使窮民之不逃又何計以使海運之立就誤運  
兼以誤遼臣滋懼矣至於留京邊以濟餉則餉臣言  
之急屯田以減餉諸臣悉言之兼用麥以廣儲多發  
銀以預糴又事理之固然而無俟於周諮博詢者其  
海運船隻已奉有明旨着該部嚴催報完船不至則



糧不可運船不多則糧不可多運船隻報完不蚤則糧不能蚤運此則非臣之責矣伏乞勅下該部從長覆酌務求濟運庶將來不至誤遼而戰守有攸賴矣  
議

登遼原非異域議

陶朗先

職府於四十三四兩年設廠煮粥賑救饑民因登地僻在一隅本地既已絕糧商賈又復難至百萬災黎罄罄待斃惟有遼陽與登相望一水可通而又聞遼人苦於粟多無從貿易其稟兩院請弛遼禁大約謂

登州粟價每市斗且及一金而遼價每市斗僅一錢程途切近朝發夕至無准米迂阻之艱水道平夷無漕米陸運之苦隨蒙撫院一面具題一面發給招商路引職遵奉招徠共得商粟二十餘萬再發官兵唬船八十餘隻往來接運而街衢充溢市價驟平厥後麇至愈多登粟之價反賤於遼而予遺之衆始欣然慶更生矣此當日之景狀然也然疏海未奉欽依以危急暫通者以事平卽禁遼粟乍湧發糶不行遼商貯粟登城日久紅腐再欲運還故土而海禁又繼其



後始所爲募救荒之招而來者今且自揀其身之不給矣於是如有倭國用沙祿匡廷佐輩或其棄粟而遄歸如丁後甲方茂李大武輩或至流落而難去相率而泣控於職者日數十百人其詞如怨如訴蓋譙職䟽禁之議職始之職不能終之而此數十百人職招之來職又不能利之往也職乃泫然割泣尤不勝悵然捫心深慨夫登州自有利而自失之乃仰給於遼迨遼稍有利於登而登又以此困遼也請先言登遼不可相離之故而後及登遼相通之利可乎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再滌乾坤其經營天下何所不

周寧不知登遼與倭共此一水又寧不知遼於京畿陸地相接登於遼左隔水如塹而卒屬遼左於山東也豈無深意厥後判遼東與山東而二之宜其一判不復相關矣乃自正德年間䟽通海運而後如嘉靖三十七年遼境阻饑從巡按遼東御史陶之請而轉登萊之粟以揀至萬曆十四年遼境又饑從海蓋道按察使郝之請而又轉登萊之粟以揀至十九年倭奴侵犯朝鮮大兵東勦又從巡撫山東都御史



宋之請而轉全省之餉以餉官軍又從巡按山東御史何之請許商人由海貿易至萬曆三十年間又從巡撫遼東都御史趙之請添設遼東海防同知而商旅乃爲之大通至三十七年因登州總兵吳有孚以兵船輿販私貨蒙山東遼東各撫按兩院參奏復立海禁合言之登遼兩地通者其常也不通者其變也精言之登遼海禁無事尚能禁也有事未有不議開者也然曰無事禁之旣無事矣將焉用禁曰有事開之夫有事尚議開矣無事又何爲禁故議

之與其有事開之無事禁之不若無事開之有事禁之與其待有事而開之而令兩地扞格不相習又不若乘無事而嘗開之使兩地旋相爲用之爲便也昨歲三月間遼東按院不嘗以此說疏請於朝乎內言遼之通登有利六焉彼在遼言遼尚未及於東省之利也職謂登州而通遼東其利亦有六一日粟穀通則豐凶相濟而地方可保無荒亂也四十二三年東省之饑至於父食子夫食妻東省之亂至於攻城池劫庫獄初猶斗粟千錢後至絕無粒粟甚有抱金而



自縊者爲虜爲亂皆起於無可療饑耳登州以遼粟  
姦至乃免此厄其明效大驗也誠使先無禁遼之令  
則遼聞粟貴將不召而自來其來常繼其粟常盈何  
至死於溝中而潢池接踵也由此以推而遼之需  
登當不異於登之需遼遼爲邊境安危所係尤自不  
小胡可謂昨年輸運爲一時之計而非久長之筭也  
二曰貨殖通則農末相資而軍民可保無逃亡也登  
之爲郡僻在一隅西境雖連萊青而阻山介嶺鳥道  
羊腸車不能容軌人不能方轡荒年則萊青各與之

同病而無餘瀝以及登豐年則萊青皆行難於淮楸  
徐沛而登州獨無一線可通之路是以登屬軍民不  
但荒年逃熟年亦逃也故登民爲之諺曰登州如甕  
天小民在釜底粟貴斗一金粟賤喂犬豕大熟賴糧  
逃大荒受餓死謂有無之不相應也盱彼遼陽一水  
可渡是天造地以爲登民生路者柰何天固與之  
人固絕之誠令登遼兩地不爲禁限則商賈往來絡  
繹不絕不惟登遼邊腹之間徵貴徵賤人可使富卽  
青萊淮泗皆可與登遼轉相貿易易則登州且爲一大



登州府志 卷之九  
都會奚翅豐年販粟可以完糧且市僧牙豎之業俱  
可自食其力而何患戶口之不殷繁方輿之不充實  
耶言登而遼可知也遼不通登更有何術以富之否  
則相通之法又何憚而不爲也三日汛哨通則戰守  
相應而兵食可以互酌也登遼兩境俱設南兵以禦  
倭初謂其習於水戰與北兵殊耳然登州營南兵多  
至二千八百餘名坐糜厚餉二三十年旣不聞與倭  
夷有束矢之加亦不聞與遼東效半臂之用歲費東  
帑五萬六七千金識者已自強之遼東爲一大鎮而  
所募南水兵止旅順營五百名耳以之備哨探則不  
必如是之多以之當折衝則何至如是之少倘遇有  
事能不調登兵以克之乎欲調登兵可以素不識遼

路者應之乎及查登遼防信登兵出城五百里至皇  
城島爲信地遼兵出旅順四百里亦至皇城島爲信  
地則知春秋兩汛兩營之兵原未嘗不往來水面也  
且四十二年旅順兵船歲久枯壞特遣把總唐堯弼  
駕至登州庀材脩艤則知遼之水犀樓櫓又不能舍  
登州而別爲堅利也獨柰何登兵飽食安眠老之陸



登州府志 卷之九 三  
地旅兵孤懸一堡徒守枯魚水道旣通謂宜無事則  
合操以習水戰出汛則更番以輪戍守或每年於春  
秋二汛中先期擇抽數日聽登州總兵與旅順守備  
輪管一季於交界處所如皇城島等處操演水戰俾  
指臂之勢時時服習庶臨事不至倉皇此武事之有  
裨者也而又有可議者禦倭專重水戰而南水兵二  
十年不聞水操則與土兵何異乃土兵每名月食糧  
九錢而南兵每名月食糧有二兩一錢者有一兩七  
錢者最少亦不下一兩四五錢則多費餉金無謂

也人謂南兵乘船慣便北兵乘船股栗此誠有之然  
在習與不習耳竊見登民專以捕魚爲業乘潮出洋  
日不加瞬此獨非北人乎况今在號船克火兵者半  
係北人安見北兵之不可以水也今若南兵時演水  
操卽酌於戰船中兼用一二北兵以漸教演行之久  
久北兵皆知水戰卽以土人充水兵而以北兵之餉  
餉北人南兵之在陸營並不習水者不可散歸以省  
餉乎餉省而派徵自少此亦與民休息之急務也四  
曰舟楫通則水道相習而緩急可以爲用也萬曆十



九年倭寇朝鮮大兵來援欲覓舟師不得而招太倉州沙船以爲戰艦沙船者商船也用商船者何以官船價輕料狃不倚命耳國家旣過防登人而恐其搆倭則奚不并防倭寇而慮其躡入乎設或朝鮮乞師如十九年故事其不能不募沙船甚明也平時則防商船如巨寇跬步不許動移有事則遠招之於太倉旦夕惟恐其不至抑何愚已孰若無事之時俾商旅出於途家有沙船人知水性有事之時一呼可雲集也至於海商慮其通倭則或編定字號或給引刻期

或造成一式非身家善者不得駕使非保結的確者不許開行况由登遠遼不及千里非若浙閩之海杳茫無據給引於此驗泊於彼遠限有懲夾帶有禁自然不能爲奸萬萬不必過計倘曰國家何患無金錢作舟楫而爲資此商船爲殊不知沙船一隻非八百金不能造無事而議興作衆必嗤以爲迂造之而徒若清人之在彭則又終歸於澳析未有東海有事而不思招募沙船者也五日禁令通州海賊屏迹而草萊可闢以爲利也由登至遼之路從東北行而海



中諸山如螺如黛遠於登遼之間俗謂之島島有在  
登境而應屬登轄者有在遼境而應屬遼轄者其中  
灌莽陰森鞠爲茂草者固有之乃平衍膏腴可井而  
耕者不小矣自登遼戒絕往來而海中諸島一并棄  
而不問海賊乘機盤據其中非夏非夷自耕自食問  
之遼曰登之流民也問之登曰遼之逋寇也如劉公  
島一處離威海衛不百里海賊王憲五造房五十三  
座踞而有之職督率汛兵逐其人火其廬而其地見  
在亦耕他如黑山小竹廟島欽島非島等處業已開

田八千餘畝此外格於海禁不得過而問之此輩不  
靖將寇在門庭而又奚用遠慮倭也誠令登遼水道  
不隔則汛舸歲有稽查民舸時有往返彼免營鼠伏  
之輩自不能潛藏島中膏地剡木可以爲薪焚畝可  
以則賦卽今黑山等處募民耕種初開三年議令納  
穀再耕三年議照開荒例納銀再越三年可成沃土  
卽照內地科糧見報撫按兩院作正濟邊充餉則何  
獨於諸島而不然其爲利亦旣彰明較著矣六日商  
販通則貨財畢集而國稅可因以爲課也昨歲遼東



按院疏請通遼謂山東不通於遼東尚有六通四關  
之途遼東不通於山東止餘山海一線之路且謂遼  
東形勢東南則朝鮮正東則建州東北則北關宰賽  
煖兔正北則歹青諸夷西北則貴英諸夷而舊遼陽  
旣去則炒花諸夷反進而牧馬於兩河之間微獨山  
海之咽喉無幾而三岔河又爲蜂腰之勢此其爲遼  
東慮至深遠也但常人狃於目前苟倖無事山海一  
線不以爲危而反欲藉此一線以爲國稅之咽喉在

遼東不通於山東止餘山海一線之路且謂遼東形勢東南則朝鮮正東則建州東北則北關宰賽煖兔正北則歹青諸夷西北則貴英諸夷而舊遼陽旣去則炒花諸夷反進而牧馬於兩河之間微獨山海之咽喉無幾而三岔河又爲蜂腰之勢此其爲遼東慮至深遠也但常人狃於目前苟倖無事山海一線不以爲危而反欲藉此一線以爲國稅之咽喉在

遼不可稽查者殊不知九達之達終出城門之軌千  
章之幹不離乎甲之根由山東達遼雖由大海而水  
陸必由之途未有能越旅順口而飛渡者也今旅順  
見屬遼東原與山海關同一枝派而金山去旅順不  
遠原設有海防同知一員專管海務莫若并以稅務  
令其兼管稽以海蓋道臣核以山海關部臣萬一山  
海之陸稅稍虧則旅順之水稅旋溢况海運輕便往  
者必多計其所稅袖出山海關之外未必不有贏餘  
况事權盡屬於遼東則國稅仍歸於山海旅順口之



熙攘孰非山海之金錢合旅順口與山海關之金錢  
文孰非國家之利耶以上六條皆干訪士民之同情  
上稽祖制之深意質之事理既可行酌之邊計亦無  
悖故敢卽輿論而爲請耳而世猶有難六者不過曰  
恐海船之通倭也曰恐邊軍之逋逃也抑不思國家  
因近倭而設爲登遼也將令其并力以拒倭乎抑欲  
登拒遼遼拒登乎果登與遼皆爲拒倭而設也政如  
同室之操然平時耳目交相識器用交相習而後臨  
事可使相救如左右手也柰何不思拒敵而徒自相

拒曰此防倭也此防倭也則不知何策也至於逃軍  
一項何地無之亦何地必欲以海爲限慮遼軍之逃  
而以其不通海運漕之矣彼大同宣府寧夏延綏等邊  
皆無海者將特鑿一海以界之乎察樊柱隙存乎人  
耳人之不求而乞鬻於海一事偶失遂欲指噎以禁  
食可乎哉語曰利不百者事不舉害不百者事不廢  
通遼之事在遼先有按疏之六利而在登尤有今議  
之六利而害則無之似乎無不可行者若夫天津一  
路萊州之民往返最便此又屬在內海防警策應皆



與山東青登萊武德四道相關載在勅書則又不必  
於議通而自隨時可行者也

遼運船糧議

徐應元

東省六郡惟有登州僻居東隅阻山環海地瘠民稀  
貿易不通商賈罕至非自今日然也卽向來所稱淮  
商亦只至膠州行村而止未有涉歷成山之儉營求  
刀錐之利者迨海運一開淮商裹足該本府節奉院  
道明文自四十六年迄今召商之示南至淮楊北抵  
德津不啻數十下近復奉督餉部院召買三十萬之

揚州行揭示今又數閱月矣並無一商來應及查商  
販淮安有子母之利而無涉波之虞北抵遼陽有戎  
馬之警而兼風濤之苦今淮商實無一人來非禁之  
不使南往也商往尚且不應若令北至遼陽又誰肯  
舍平就險而應之至以錢銀易米必須加值然與其  
加值招商而商不來毋寧加值於民而民可辦是陰  
爲救人以寓自救之術也然必有銀而後有糧也乃  
庫藏空虛卽欲加值於本地而無米之炊將焉能之  
爲今之計宜總計登萊新舊遼餉并起運之銀爲數



不足更須合之通省加派之銀因糧計價先行借發  
庶可措手故歲稔卽多方儲蓄以待運歲歉則通融  
轉輸以濟急總之完此三十萬石而止此猶就召買  
三十萬石而言也若總計四府通運之數年歲之豐  
歉銀兩之多寡又不可以一定拘登萊歲稔則糴買  
於登萊登萊歲歉不妨糴買於青濟而計所加之值  
作爲搬剥之費總之完此六十萬石而止然糧備而  
船不給亦安能飛渡乎又須僱造爲急而僱造之任  
當專委府佐以董其事則任專而事克濟矣說者曰

登萊程近而造船有木駕使有人收買有米宜專屬  
之然爲路程近矣彼濟青獨不有近海州縣乎登之  
萊文萊之膠卽不俱轉成山之險而達於濟之需利  
青之樂壽乎至於山多沙磧地盡斥鹵產木有幾卽  
有幾許楊木以之造船恐難涉險而任重載也捕魚  
之輩不敢一到深洋駕筏之流安能善持櫂棹乎故  
買糧惟在先備多艱登萊兩府分任之而僱船尤須  
專委一官濟青兩府擇任之則舊運與新添自當勉  
襄厥事而不敢有所委矣



礦議

陳鍾盛

開礦一節事非輕起臣子好義急公爲先當此仰屋告匱之日苟可勉効一得上佐持籌雖建議奉行犯衆怒而爲之當所不惜况因天地自然之利曾奉先朝舉行之例下無科派之擾上無搜括之煩何不可卽爲行者然審勢揆情竊意言開礦於今日與往時異言開礦於今日之登州尤與他郡異蓋國家常物力阜溢之時偶一嘗試迄無成效則姑置之已爾一叨功罪得失事後不復追求乃計此一事採取必用

民夫督率必置官吏巡邏獲衛必廣集兵丁其間僱

募有費廩餼有費燒薙鑿種種器具其有費卽有所得計所費已先不貲而且零星之竊取無數通同之侵冒難稽往往有深入數百丈尋覓幾旬月其不得分毫者其始則錢糧待用區畫之難其旣則工程虛糜銷筭之難萬一得不償失誰任其咎此其爲害一然登郡可虞者更不止此本地之民獷悍難馴五方之衆奸宄百出海上多事而後室家漂散土地荒蕪卽使盡驅歸農猶苦未復本業一聞開採之令愚者



恐身家後患爭先竄匿其黠且貪者結黨連盟占風  
望氣游手無貲則倖希糊口逋誅亡命則藉徑安身  
焉知海澨內外無觀釁煽禍之徒藪澤其中而寧可  
分別去取乎而謂非開門延盜乎此其爲害二近日  
朝廷嚴保甲之法稽察異言異服驅逐必力慮深遠  
矣今開礦必益數十人招商採辦安得人人皆土著  
哉及招得無籍之人竄入報名里甲保正副明知非  
我族類而下焉者不敢呵上焉者不能問此時保甲  
之法尚得行乎夫更驅五方之民破保甲之法幾幸

天下而亂矣其流禍可勝言耶此其爲害三夫人惟  
利欲之念牢不可破每相傾相軋不惜以性命爲壑  
此時倘深山窮谷忽傳某人某處得有礦沙若干便  
羣集紛囂以強凌弱率衆暴寡小則殺傷斃命大則  
嘯聚稱戈專欲難成衆難犯治之不可化之不能  
此其爲害四不獨此也守法良民退處不爭矣然不  
借五丁闢道之艱而暑雨侵尋蛇虺爲仁爾時督責  
旣窮解散無策外之揚帆搖櫂可以泛海而作異人  
內之斬木揭竿可以入山而勾流寇肘腋變生噬臍



無及言念及此實切寒心此其爲害五登州數年來  
年歲非甚豐稔而民尚不苦啼饑者以米薪尚可措  
辦也若此端一開則羣口而食羣爨而炊市鬻之人  
乘人之急物價騰湧米珠薪桂誰能堪之勢必携老  
扶幼適彼樂郊而後已此其爲害六方聖天子蠲種  
減稅愛惜元元惟恐百姓不沾實惠今開礦之議行  
附近居民之騷擾苦不可言更有一種棍徒見人家  
道稍殷則曰爾墓有金爾宅有銀借端詐騙無所不  
至黃旗僞挿任意施爲使哀哀黎庶計求解免或賣

兒鬻婦女以全性命以安先壠敢怒而不敢言不幾百  
聖天子憫恤德意乎此其爲害七登屬時逢旱魃掘  
人新墳而毀傷之曰打旱魃今開礦之令行而其心  
報復洩憤者羣起而伐人之墓傾人之居彼奉上命  
採辦誰敢抗違致蕩析離居拋毀枯骸種種傷殘不  
可枚舉夫打旱魃尚慮後來事發而懼禍今則公然  
行之憐不畏明此豈聖明之世所宜有哉此其爲害  
八大凡天下事利之所在害必伏焉卽利十而害一  
尚當斟酌平衡今則爲利無幾而爲害弘多且不必



計其後來若何亦不必計其往事殷鑒若何第聚身  
合走死之人爲逐羶貪餌之事縱各上臺思威交濟  
調度有方而此輩有何道義有何忠誠謂機殼之不  
中變乎斷斷未之有也方今征調四出無非救民於  
水火之中顧反令方出水火之登民而復納諸罟獲  
陷阱之內固知所不忍也查萬曆二十四年已舉行  
二十五年旋即報罷則此事之不宜行也往事明徵  
矣况今何時也登何地也若重以此舉恐叵測之患  
不在賊寇而在蕭牆之內矣非私憂過計而故爲是

不必然之慮也

海賦

水華

管在帝媯臣唐之世天綱淳滂爲凋爲察洪濤瀾汗  
萬里無際長波潛灑迤延八裔於是乎禹也乃鎡臨  
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浚啟龍門之岸嶺墜陵巒而  
嶄鑿羣山旣畧百川潛滌決漭澹汙騰傾赴勢江河  
旣導萬穴俱流掎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滌蒼蔚  
雲霧涓流決瀆莫不來注於廓霸海長爲委輸其爲



廣也其爲怪也宜其爲大也爾其爲狀也則乃激湫  
激灑浮天無岸沖灑沆瀣渺瀰激漫波如連山乍合  
乍散噓噏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唐丘膠瀉浩汗若乃  
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影沙  
礪石蕩颺島濱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  
起濤狀如天輪膠戾如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  
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碰澗潰淪而瀉潔  
鬱沕迭而隆頽盤盪激而成窟消泐滌而爲魁淵泊  
柏而迴颺磊磊割割而相應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

解會囊囊濕濕蕩蕩華蹶沮頽溼溼漉漉若乃靈暄潛消  
莫振莫疎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呀呷餘波獨湧  
澎湃潑潑礧礧磊山壘爾其枝岐潭淪渤蕩成汜乖蠻  
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迅鼓楫  
汎海凌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望濤  
遠決罔然鳥逝鷗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  
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  
祈則有海童邀路馬御當蹊天吳乍見而鬚髯蝟像  
暫曉而閃屍羣妖邁迓眇眇殆夷決帆權槿戕風起



惡廓如霧變惚恍幽暮氣似天霄  
 鬣鬣雲布儼呈絕  
 電百色妖露呵嗽掩鬱  
 雙燄無度飛滂相襖激勢相  
 切崩雲屑雨泫泫泊泊  
 踈蹕湛灤沸潰淪溢濯濟瀟  
 涓蕩雲沃日於是舟人漁子  
 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鼉  
 鼉之穴或挂胃於岑嶽之峰  
 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  
 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  
 或乃萍流而浮轉或目  
 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怪之多  
 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  
 爾其大量也則南滄朱崖北  
 麗天墟東演析木西薄  
 青徐經途嬰嶺萬萬有餘吐  
 雲霓令龍魚隱鱗

霏居豈徒積太顛之寶具與階  
 侯之明珠將世之所  
 收者嘗聞所未名者若無且  
 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  
 故可仿像其色鬣鬣其形爾  
 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  
 則有崇島巨鼇啞峴孤亭擘  
 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棲  
 百霧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  
 而北征其根則有天琛  
 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  
 甲異質若乃雲錦散文  
 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  
 蚌之節繁采揚華萬色  
 隱鮮陽冰不冶陰火潛然熅  
 炭重燔吹爛九泉朱燼  
 綠煙腰眇蟬珊瑚琥珀羣產  
 接連車渠瑪瑙全積



如山魚則橫海之鯨突抗孤遊憂巖嶽偃高濤茹鱗  
甲吞龍舟喙波則洪連蹶蹄吹滂則百川倒流或乃  
躡蹙窮波陸火鹽田巨鱗插雲鬚鬣刺天顛骨成嶽  
流膏為淵若乃巖坻之隈沙石之欵毛翼產殼剖卵  
成禽鳧雛離襪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鷺  
連軒洩洩滢滢翻動成雷擾翰為林更相叫嘯詭色  
殊音若乃山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沈陽侯乘蹻絕往  
觀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羣仙縹渺餐玉清滌  
履泉鄉之雷易被和嗣之修禳翔天沼戲窮溟既有

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備茫  
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納來以  
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

海潮賦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  
未究之將為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  
之肇始窺堯典見曆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  
心蓋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者陰陽之運不差陰陽



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得其海潮  
之出入欲不盡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  
時而絕過朔乃興月望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爲水  
爲陰類臺於月而高下隨之也涿爲濤志定其朝夕  
以爲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  
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  
而其志同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  
猶烹飪置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蒸釜之熟成五味  
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

於天天旋入海而日隨之佐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  
之手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  
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嘗必  
有遲有速收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  
之際則潮始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適於至陽是以陽  
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  
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  
潮生之實驗也其胸其腕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  
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



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其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嘗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長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於海水退於朝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

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海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爲之辭非敢銜於學者蓋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霧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

立天之道

艸至陽之示精

謂日也

作寒暑與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

廻龜鳥於兩至

冬至日在南斗亥武之休故云龜夏至日在東井朱雀之休故云鳥也

曾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惑謂茲濤之不測安有夫虞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



鱣隱見以作規价人呼吸而為式陽侯玩威於鬼工  
 伍胥洩怒乎忠力是以納人於孽昧遺羞乎後代曹  
 未知海潮之生兮自日而太陰裁其小天也今將考  
 之以不惑之理著之於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  
 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微則朔望之後不爽乎毫釐豈  
 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乎神醫者也粵自太極  
 分陰分陽陽為日故節之以分至啟閉陰為水故霏  
 之以雨露雪霜雖至曠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  
 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

故水者陰之劫日者陽之相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

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觀因上下之交泰識

洪濤之所鼓胡為乎曆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

策其涓滴而喪其泉源也諸家不言海潮之由也於是欲抉其

所迷而論之探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乎

差瀲溟之無際曷鴻濛而可以盡度乎乃知夫言潮

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誕乎乾龍駕轆轤乎坤輿知六

合之外洪波無所洩但隨二至升降而已識四海之內至精有

所儲元氣嘗運萬物自成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



揆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主也駭乎哉彼

其為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為狀也欲乎其沉沉

矣其增其羸其難為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視無巔倪

洶湧瀕洞窳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謂地浮於水天在水外也半

圓天而勢齊謂陰陽上下謂無物可以激其志故有

識而皆迷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始作潮也抗雄威之

獨燥卻衆柔之繁濕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

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丘浮而迭起飛

沫電延以驚鷲急且其日之為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

里千里周三千里土石木之類遇而必焚魚龍就之

雖遠而皆靡何海水之能逼而不澎滉沸涓以四起

故其所以凌轢其所以薄激者莫不魄落焯爍如爨

巨漈兮不可探乎荒荒之內呀焉若天地之有巖齶

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縣徧長庚而尚隱帶餘霞

而未殄其漸沒狗苗虎兮若后羿之時平林載馳驅

羆虎與兕象懾千熊及萬熊呀偃蹇而嬰鑠忽晝鑠

而齧此何齧意其反苗露不齊之貌其少進也若兆人續紛填

城溢郭蹄相蹂蹙轂相摩錯闕闐澶漫凌強侮弱倏



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渚  
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于  
壓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闕懦勢前判懾仁兵而自僵  
倏谷呀而嘯斷此皆通海濤遇日之形聞者可以識  
其叫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生諷之曰斯義也古人  
未言吾將輝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爲天下稱揚爰  
有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肝衡而抵掌俄類齡而愕  
然學衣下席躡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之而  
乃請先生曰伊湖之源先賢未言故乘循濫而止也

其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根焉有末學後塵遽荒唐  
而敢論先生蹙然而疑乃出其後推車奉席執厝伺  
顏言之少間請見微之所如客乃曰人所不知而不  
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何敢  
擅夫天之美幹究地之瑜指溢濟之難悟欲盡聽於  
羣儒今將盡索乎彼湖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  
且大章所步東西有極容成即玄陰陽已測陽秀受  
乎江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窺海運藉日域及周公  
之爲政也則上圭致辱周髀作則即勾股算然周人  
以髀爲勾以股爲



用以算乃知日之遠近也

禪竈窮情乎天象子雲贊數於幽默張

衡考動以鑄儀淳風述時而建式彼皆疑神於經緯

之間極思乎圓方之壺胡不立一辭於茲潮以明乎

繫日之根本也先生苟奇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之

胡不考之

自此以下發十四問

苟由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

差小而秋冬勃興其逾朔也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

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憑陵晝何常微夜何嘗

大何錢塘洶然以獨起疎百川之進退何他秋忽爾

而自興異三時之滂霈日之赫焉猶火之烈

中其威乃絕入洪濱以深漬何日光而不滅潮之往

來既云因日日唯一沉潮何再出萬流之多匪江匪

河發自畎澮往成天波終古不極盍沈四國何成彼

潮而小大一式爲潮之外水歸何域又云水實浮地

在海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厚石重山

峻川深投塊置水靡有不沉豈同其芥葉而泛以蹄

涔繫坎北之至大何水力之能任吾聞之天地噫氣

有吸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踰豈由日月之所運作

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閱賦之初深通厥旨及聞客



論忻然啟齒於是調客徐坐善聽厥辭蓋聞南越無  
 頌冰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嗤嘗桎梏於獨見終沉溺  
 於羣疑既別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事有至理  
 無爭無勝猶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潮海之  
 奧旨諒余心之足證當為子窮幽而洞溟豈止於揆  
 物而稱哉答前問夫日北而燠陽生於復☳☳離南斗  
 而景長爾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草  
 木既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龍發坼於胎卵  
 鳥獸含滋於孕育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不測

者雖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升柎其散也為  
 萬物之腹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視之而有餘散  
 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潮差而小也及  
 其日南而涼陰生於姤☱☱退東井而延夕遠神州  
 而晷晝當其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泉閉而上  
 涸滋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燁空大澤而若漏箱  
 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散之時故  
 潮差而大也兩曜之形常信彼東遊亦聞其按賦之  
 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



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壽且漸者折也  
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  
吳而大江覃其腹左挾越而巨澤堆其喉獨茲水也  
夾羣山而遠入射一帶而中微夫潮以平來百川皆  
就浙入既深激而爲閘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詳  
究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避至烈之輝因  
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夫秋之中而陰盛亦猶  
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猶微故濤  
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萬物之中分日

之熱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焯得焔傳薪就蕪附於  
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日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  
之精大非其匹至滅無焔至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  
敢濡照八綏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  
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  
同漂泊哉方輿之下陽袒所廻歷亥子而右盛逾丑  
寅而左來右激之遠今遠爲朝左激之遠今遠爲夕  
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  
沉而潮之所以兩折也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



虛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於萬齡故  
小大可汰而乾坤永寧也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露者  
爲雪爲霜者爲雹爲霧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  
羣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  
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而萬流爲之  
長輔談未竟客又勦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  
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嘗燠怒嘗寒狂乃陰雨爲沴僭  
則陽氣來干苟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政之大  
端機有後問姑紆前言夫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  
陽爲主地以陰爲宗參二儀之道在一人之躬一人  
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霽均行逾嘗則凶荒接  
僭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曝疋莫之哀狂急所以干陰  
德也故離畢爲之災此則爲政之所致非可以嘗度  
而剿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惟乾與  
坤余嘗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爲  
德清以不極爲玄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不極者以  
上規奠其圓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玄不運則  
其氣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



準夷離廣鹵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  
 高故積雲於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  
 其干霄勢窮隳然下墜隨坳壑而虛受任吹澮之疏  
 漬著則重也故舟楫可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墮九地  
 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固可以乘鴻濱以自  
 安受萬有而不比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所  
 宗何衆理之難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  
 五常之美預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言亦何足齒於  
 吾人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音噓音為夕為朝且登且

沒泛辭波而甚雄處童蒙而未發孰觀地喙乎深泉  
 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既無究於茲源寧有因  
 其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既已矣欲入壺與願  
 申一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居海裔觀潮之勢或  
 入往而方來或合沓而相濟曷舛互之若斯今幸后  
 乎所制先生撰屨旁眄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客當  
 大索其所見役亦告於余日日往月來氣迴天轉其  
 激也大則體盛而相竦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  
 體勢之可準故合沓而有羨其何怪焉客乃蹠軀歛



色交袂而辭彼圓玄方願古惑今疑嘆載籍之不具  
恨象數之尚遺方盡述於闡域非先生親得於學者  
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耶判離生鼓擊聲隨雷電至  
而幽蟄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太醒至醒離既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稱詩為賀庶知玄先  
生之辭辭曰噫哉古人迷潮源兮列編鬻翰魯未言  
公羅虛列怪無藩垣兮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  
域窺天門兮濤疑一釋永立言兮若何與扁然吾悟

公昔之論者何其縷系兮意摩心揣稱獨為

水長存焉兮進退與日遊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  
成下疑濁兮上浮清隨盈任縮兮浮四溟金鑄蒸爨  
兮擬厥形願揚此辭兮顯為經高誇百氏兮貽億齡  
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非文鋒之積鏘可以解  
乎羣疑客乃醉然自得油然而退也

海上觀日賦

吳萊

粵東遊乎海微兮得偉觀於陽阿登磐陀之疊石兮  
路巉索以巍峩天雞號而夜半兮墩欲出於重波恍  
如暮之沉黑兮憎火輪之蕩摩緬羲和之有御兮扶







影之可測兮奈隙駒之焉託恒鞠明而寃曠兮遂壯  
凋而老鑠昔聖賢之有恣兮實蓋渾之同天矧鍊石  
而疑質兮復斷鼇而鎮淵將渤澥之鑿竈兮淪谷底  
而迭燃抑崑崙之嶮峙兮繞巖腹而互旋豈文身黑  
齒之俯邇所出兮貫裸壤以相連或崦嵫濛汜之遠  
壓所沒兮罄八國之窮孺歎巖冰與颺雪兮曠古莽  
之鮮覺嘗眠惕重蒸與壘熱兮焮炎丘之毒瘴霾煌  
諒衆人之惜陜兮持蜂螳之撲緣孺小兒之辯智兮  
雖睿哲而勿宜彼凡俗之多故兮遇曙朝而卽竟誠  
且晝之枯亡兮嚮晦昏而暫定紛仕學之攘爭兮集  
農商之闕迸滂末作以相資兮侈利心之百穿儻桑  
榆之不復滅沒兮晝奪時而力政願鬱儀之恒若溟  
泮兮庶保躬而固命罷曉籌而催闕兮警霄祚而告  
靜信舉筭而豫知兮幸聞鐘而深省何觀瞻之不足  
兮重徙倚以盤桓光已通於一躍兮影奚候於三竿  
遂層溟之畢露兮屹東霍之巖巒念列仙之獨往兮  
披羨門於波瀾劃孤嘯而陟降兮撤蒙葑以欣歡顧  
秦越之邈不相及兮又焉論夫遠近於長安



蓬萊閣賦

潘滋

厥惟登州在昔牟子星分虛危地接瀚海出日之方  
產藥之震泉有溫湯城日不夜於是寧州開煙霞之  
洞衣邑築望仙之臺歷幾遇子喬於緱氏接玉女於  
天台者也於是楚之客而至齊者言於齊伯小人以  
吏事聘於諸侯無所辱命則必觀蓬萊而歸矣齊伯  
曰諾穀旦惟差僚左胥會霜戟明鸞車噦建霓旌飄  
羽蓋步自刀魚之寨經於沙門之宮重嶺巍崕以仙  
佐連岡閉關以巖從礫透迤以層升周寒霖而徑至

見檀欒之秘偈觀蒼嶽之繪事薜藟鈎頡以猜惻  
馳睽矚以睽旋像罔閃偈以窅宵鱗螭菌躡而駢顛  
於是鳴籟吹葦鍾撞蕭龍妃祠海王爾乃置酒於是  
曠之室息燕於迢遞之軒對瓊漿之灌漑蔬石華之  
醞醞爲坻爲渾或展或船三醞二酬旣沃旣沾於是  
停杯候潮醜酒臨浪日空濶舒襟沆瀣氣泊漂以  
不風天清冷而無雲夫何馮夷揮霍陽侯噴瀆滢滢  
洩洩懸瀨襄漢澎澎漚漚流沫迸岸泊磴曠以傾騰  
罔嶠吻而相厯紛盤盃以激雪旬赴勢以奔雷潤瀟



潔以迴颺潤漉消而飛涉况蛇驚而身攫歛龍蹕而  
 虎跑斯可以為傑矣則又有傑者於是西望諸山大  
 竹小竹瀾霧渺煙峭壁無路絕壑連天大洋半洋案  
 衍亘曼千臬百扉窮之無端其上則翡翠孔鸞鷓鴣  
 睢鳩其下則白虎赤狐駁馬驪牛其萃則鴈紅枸杞  
 薏苡蘼蕪其樹則楂黎橡栗朱桐白榆其土則丹青  
 雌黃錫碧金銀其石則赤玉玄厲玫瑰琳璿斯可以  
 為宏矣則又有宏者於是重城言言以中峙大海湯  
 湯以四還似芙蓉之出水類明珠之走盤既星羅於

八州亦碁置於六衛魏魏備倭之如林冠帶鳴學而  
 如綴朱門燁於長衢黃茆綿於廣陌驅雷織屨之鄉  
 負鹽黑齒之國斯可以為奇矣則又有奇者爾乃凌  
 丹崖而直上抗蓬萊之所基虹脩梁以夭矯猊穿柱  
 之躡踞魚鱗切迭於重栊蝦鬚戍削於綺疏莽霧曉  
 翳於藻井朝陽炫射於金鋪於是拜拊神鰲以揚鬢  
 運大鵬而奮翮青天蕩蕩引舌可舐匏瓜歷歷舉手  
 可摘啟梁魚而流澌叫閭闔以披胃窺泰山之日觀  
 招九疑之祝融何大畜之天衢信憑虛而御風撫八



延於我闈眇四瀆於盂盎雖身處江海之遠而心存  
 魏闕之上於是割然長嘯草木振恐卑衣無溫毛骨  
 盡踈爾乃揖客而下洗盞更酌雜坐巖檻踣屨盤礴  
 握取石子射覆縱譎既而碧雲垂於員矯明月出於  
 西山發商歌而互荅放白鶴以高騫於是潘子顧謂  
 客曰今日之遊樂乎客曰樂則樂矣然而有所聞者  
 未之見也有所慕者未之遇也潘子曰何謂有所聞  
 者未之見也有所慕者未之遇也客曰昔蓬萊之仙  
 有安期生之出阜鄉麻姑之降蔡經此而無之是虛  
 名也有而不見是虛行也二者無一焉而可潘子曰  
 異乎吾所聞徐生侯生入海求仙者是方士之瞽也  
 文成夙藥大誅明天下之無仙人者是武帝之覺也  
 今吾與子之登斯閣也有所見有所遇矣太公之興  
 於營丘尚其功也魯仲連之辭封爵高其志也韓信  
 之軍於濰水屈其謀也田橫之入海島服其義也孟  
 子述先王之遊觀止邪心也仲尼之欲乘桴浮海示  
 有為也今聖人在上百臣成能天無烈風海波不興  
 歲豐人足訟簡刑清於是致白雉於越裳來肅慎之

有為也今聖人在上百臣成能天無烈風海波不興  
 歲豐人足訟簡刑清於是致白雉於越裳來肅慎之



楛矢內外向風遐邇一體然後作爲雅頌陳之清廟告厥成功書之竹帛以垂無窮此蓬萊之實也若夫流連之樂神仙之事何足多乎客憮然避席曰吾乃今得聞先王之風願敬受教無他

多壽亭賦

謝繼科

萬曆十八年秋侍御鍾老先生行部至登時東土久亢不雨自夏徂秋四野敖敖呻吟待哺公入境齋壇露禱虔宿海廟披瀝請命一夕甘澍四注秋華競實

民用大魁公推明理學羽翼聖真俯仰象之業而潤

邑之以斯文斯世爲已任其所至立達士民斲於博濟賑困疏寬興學作人拮据焦勞不遺餘力而尤垂情於養老聞東牟風氣醇龐多老人下車卽爲訊八袞以上期願以下者郡治共得男若女一百九十有六人延於御史臺親自勞問賚以金帛菽粟已乃籍其名氏而爲之築亭於蓬閣之趾鐫之額曰多壽且繪其像羅列網戶以垂永永夫人飲太和天錫難老可以觀風賜及三老導民孝弟可以觀政風淳政美式是四方可觀法泐而不書後漢何觀郡老大司



寇陳公業已載筆而記之矣於是屬吏繼科不敏猥  
承簡書謹稽首再拜而獻賦焉雖不足雍容盛美不  
揚景燦亦職之極思也賦曰恭聖皇之御寶兮閭延  
禧而四流調紫龍於黃鍾兮溫應律而翔游開壽域  
而錫多祐兮混六合其同情陳泰階厥旌夫使者兮  
履賜環於東周唯皇帝曰欽哉兮爲余馳玄枵之墟  
而詔之朝酌元氣於北斗兮夕驚河濟之交漸戒豐  
隆使抗旌兮飭勾芒以先驅炳霽燁燿燿簡書兮泐  
署崇崇煥衍以陸離自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羨乎

今之遭美先生之靈媿兮瞻至人乎相要佩明月與  
寶璐兮吹天籟之嘈嘈印大覺之高蹤兮勞素言於  
秋毫以爲鷹鷂不若鸞鳳兮偉龍光之畢照鳳旣不  
漱躡於腐鼠兮龍亦不屯膏而匿耀余豈不知惠文  
之蹉峩兮慨世路之奔峭故逃覽於往哲兮對諸黔  
而永弔爾乃攀龜蒙式闕里娛絲調竹鏘心感耳綜  
羣龍之緯緒漱玄辨於終古遂躡梁父之崆嶮窮東  
皇於天盡禮日觀而捧之曠八荒於一瞬百霧總總  
以騰陟倏若太而中引於是措文理樹葆羽略牛山



指萊子車怠馬煩至於東海之涘於時徂火告西旱  
雲猶積夏實隕風秋場駭燕戶怛切以磬磬候長孺  
之發粟乃師繁露驅蒸熯傾困倉補不足雪幽滯理  
寃譴肺石靡晝號鵠亭無夜哭徵黑暎於重淵濯石  
牛以冷淥膏何遐而不暨感何幽而不矚舞烝叟於  
林畔荃華黍之穢穢於是陟不夜之城攀玉女之館  
海若延於陽阿冷敖尤萬以之䟽散十雙壁於天之  
墟兮獻靈市於晨晚重樓發轍其十二兮若植霓旌  
而臨絕巘倏淡蕩以變幻兮紛滅沒其偃蹇咤詭暉

之不可倪像兮苞若近而乍遠豈積精而上騰兮映  
牟齡之一莞爾乃挹顯氣於內芝侶喬山與安期召  
羲和而緩轡折扶木以猶夷澹與神明遊榻與至道  
俱彷彿乎濫埃之外立群吏而訓之夫牟壤山海之  
奧區而玄圃之滄浪連絕域於襟帶浴日月乎池漒  
富含和而引考誨秦漢之荒唐邈中州之寥廓都冶  
不遊其鄉黷六根之無營厥情凝而用滅夫神以淡  
泊爲宗性以椎魯爲磻惟海上之逍遙抱雌晦而守  
一外不覲於可欲君顓臾而委質夫惟黃髮駘背之



巖兮詎羨門之禁術至若帝養老更籍列虞庠漢禮  
高年而興秦賤衰老而亡固封禪其侈心慨巡幸之  
久荒吾代天工於帝者兮又安可弛而弗襄於是闕  
堂皇資金帛揖耄耄於堦所爰茲勞日勿亟偶僂扶  
策者再有百人步娑娑之唧唧歡聲殷而動地故老  
歔而太息厥有司寇西曹股肱洵五朝之耆舊文劔  
離離而比於長庚康靈壽於君王尊年侈之乎上京  
岷東膠之已遐偉曠典而一明爰始爰謀軒亭屹起  
於以度之蓬山之趾豐仙嶠之華闕兮列榭楠與杞  
梓枕山峯之崕峴兮俯樓堞乎履躬上絳氣而縈薄  
兮外雨青而不見底空濤號怒以相索兮騷萬嶂之  
松聲值暘谷之初登兮又似乎天輪倚按而相傾風  
潮忽以晏兮澹閑寂之冥冥雲霞昭其四朗兮乃委  
神而怡情壯曜靈之駭轡兮飲金波之澄清迺虛空  
之一粟兮捫華宿乎天庭據爽塏於雲表兮曾何足  
以殫形乃使睢渙命物王生傳靈分珠絲而映流黃  
兮肖形貌於筆精意態儼而欲動兮埒屈膝於金屏  
或頤昂於袍身兮或慘澹而歌傾伯陽攀皇於網戶



兮金母吸月乎雕甍遊華胥其猶未夢兮孰瓜棗而  
制乎頽齡若乃仙子瑤壇天妃別館羣帝高垂於絳  
節龍師蜿蜒而天矯琉璃雨而金花飛觀榭其續續  
吟玉清之隱書通三黃於赤簡察鸚鵡之所憑觀斗  
迴之所睨成游真而偃蓋駕雲旗之衍衍飛步茲亭  
而一顧兮助俛仰於熊經香氤氳以來往兮六甲護  
予以玄鈴並縮籍而列文昌兮度千劫之浮榮俾爾  
久視以遐算兮脩彭祖之所登司命不能制其紀兮  
吾將臨乎不死之庭忽反顧以懷德兮荷使君日余  
嬰混之帛哺之粟兮澤惠鮮而垂情無懷華胥於曉  
同兮舞康衢而造黃寧陽鍊剛而乘璇璣兮陰倚乎  
少室之巖扃彼燕齊之迂怪兮羗超思而熒熒忍民  
生之多艱兮冀大藥之爲嚮豈若流道德之淳精兮  
潤人表以金莖鼓太和而扇天均兮又何分乎交脣  
與增城過壺中而聞道兮亦將有感於斯亭系曰厥  
惟瀚海荒大東兮巉巖沙磧鬱鴻龐兮蒸和畜樸愿  
旣侗兮登假至道曠之方兮真人求從鏡虛空兮支  
事流沙浮絕邦兮有翼其亭祭爲隆兮顛毛種種繁



仙踪今相彼林立能喬松兮皇帝錫老萬福同兮有  
臣代之使君鍾兮煌煌觀察鎮厥中兮美二千石薄  
世良兮無薄瀛壖伊華封兮

箴

雪厓箴

并序

邊貢

少叅白先生素秉直氣其在地曹故多所建白也忤  
當道出判永平已而同知登州事其在登也見山之  
崖積雪皓如日是其類我矣因以爲號蓋未幾提刑  
河北及未幾而叅佐湖南其直氣砥在地曹時益勵

也某春坦無似固嘗私淑先生而先生之心亦某所  
素知虞其邁閔於羣小也故作是箴以獻且自警焉  
峻彼魯厓有凝其雪峙於海邦於截於潔其潔伊何  
如練斯張其截伊何極於昊蒼有嚴君子旣正旣固  
心之樂之載瞻孔墓寢興反側天威是懷比操於雪  
倫行於厓厓旣截只雪旣潔只人之望之孰不懾只  
孰不攝只厥維嫉途先民有言曉曉者易缺皎皎者  
易污不見是圖亶其然乎

序



蓬萊觀海亭集序

王崇慶

登州之有蓬萊說也久矣始於佐郡之至於斯也會  
久早禱諸廣德王廟既而作海市辨以僭正向往汎  
掃荒唐自是駭而笑疑而非者半用是益慨習心之  
難消也嗟乎追思徃跡邇來三十有二年矣若乃碧  
桃開謝於濤聲之間海月盈虧於天漢之表宦情公  
住於登眺之餘吾又不知今夕之爲何夕也乃已酉  
之冬會郡人侍御陳君行庵吳君晉庵相與坐論疇  
昔因謂是邦與海爲隣古今大夫士多題咏者然而  
版刻不無散逸殘缺因定書中系做卷應公爲折衷  
之公忻然喜曰吾意也遂以撤丁節推潘子滋爲編  
次潤色焉所以雅敦勝槩考紀歲月固非尋常加吳  
梓木比也敢並述兩序之用告來者

海市卷後序

邊貢

羣泉子曰余自童子時讀蘇子海市詩而竊慕焉顧  
未嘗一至海上瞻保恩賑者二十年於茲矣乃今讀  
是卷而心休焉曰是可以弗觀已矣然不能無感焉  
則爲之言曰夫有天地卽有海有海卽有市有市卽



有見之者矣而數千歲弗傳焉其故何也過之而弗  
觀觀之而弗紀與弗見者一也而一顯於宋盛傳於  
今豈非海市之遇也哉然是卷也侍御君記之諸大  
夫則賦詠之夫記之者見之者也賦詠之者非必人  
人而見之也而若或見之者無他焉欲請記而已矣  
天下之人之慕海市如余者豈少哉吾恐讀是卷而  
心休焉者將不獨余也柳柳州曰美不自美因人而  
貴蘭亭不過右軍則清漪脩竹蕪沒於空山矣吁豈  
獨一蘭亭也哉

銘

尊經閣銘

張起巖

惟人與物同具此形物得其氣之偏人得其氣之翳  
曰翳伊何萬善是生一爲所見之或蔽則私欲馳騁  
而無極聖人出正長正敷天倫之叙昭垂乎六經所  
以爲百王之觀法爲萬世之儀型賢哉張公尹茲山  
城構傑閣於泮水揭尊經以爲名考其命名之本意  
信乎見道遠而燭理明想其文化流行洽於民情禮  
讓之風以興絃歌之聲日聽力行乎正途而不倦心



登州府志  
醉乎至理而不醒日新又新之無已可不謂明德之  
維馨若然則公之化斯民也庶幾三年之有成彼其  
術智能之末技聚黃金而滿籬斷喪本心之善能不  
抱媿而過斯庭噫池開偃月樓高摘星在一時爲觀  
美曾不遺千載之餘腥金山可傾閣不可傾金山可  
平基不可平壯吾道之元氣至萬世而崢嶸青青子  
衿於焉研精來遊來歌請觀斯銘

拙適亭銘

潘滋

爰有井幹爰有甍譙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荒園半畝

茅亭二尺作之者易居之者無巧誠有之拙亦宜然  
塗末途時不廢力田三世揚雅四至司馬予從先進  
不有其野土辟弗墾榆椽弗斲何陋之有與民同樂  
或惡囂器或斬曲凡右師不言將軍有揖同心之言  
在古潘揚惠而好我示我周行

縣治左右銘

黃以賢

至遠而邇者天至愚而神者民至近而難服其心者  
右左之人無或於左右之人則不媿於民不媿於民  
則不媿於天不爲利回不爲勢靡毀也奚愠譽也奚



喜履道坦坦安常而止孰爲我師有古君子

### 祭文

祭告文宣王文

蘇軾

嗟哉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鈞用於一君而爲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爲經炳然不渝言著丹青久而愈盈聲非雷霆瞽者可以使剔目以駭視聵者可以使抉耳以聾驚奈何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型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厦

將傾揭日月之器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爲淮夷之瓊珠或爲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行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騰騰而萃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爲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爲山嶽之元靈詭然龍翔而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其奉王命俯臨邊城畝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祭盛敢用昭薦饗於克誠

謝八蜡海鳥食蝗文

文翔鳳



維萊陽父老既邀惠於大蜡八五六月蟲乃已其知  
縣文翔鳳等以七月戊戌朔合聚而索饗之遂致告  
曰春禾之秀猗年且甚有也維翔鳳政不諧民不若  
是用大作戾或曰子是廢伊耆氏之祝翔鳳既四往  
執事久之海鳥萬餘一夕唼喫之其弗盡者亦兼夕  
羅空太求其野若有掃而箕者其敢不神功耶秋又  
將稔雨零亦叶翔鳳曰我聞蜡仁之至義之盡我於  
仁義莽蒼矣然敢不有恪嘉取益之教天下用往索  
嘉嘉思文粒我川往索司。晉嘉黃茂之遺用往索

種嘉釐成來咨鼠豕是食用往索農及郵表暖禽  
獸嘉事川往索坊與水庸土宅水壑之效我既躬丁  
之昆蟲作而息矧漚鳥出冰夷信貓虎有霧茲又增  
異我儕既服堯行堯使四方咸可記歲無恙民無恙  
我將終通草粒而至維是若有訊啖者曰諾

祭海廟文

施閏章

維丁酉四月之望日提督山東通省學政按察司僉  
事施閏章謹以一羊一豕致祭於東海廣利王之神  
曰惟神涵育萬靈吐吸百谷沐日浴月化無爲而自



成出雨興雲誠有祈而斯應乃有蜃樓海市飄忽迷  
離旣隱見之靡常亦淹速之莫測遠者願見而不得  
至至者屢月而不得觀閩章待罪於斯不揣固陋竊  
欲寓目俄頃快意平生是用齋沐洗心肅將牲帛維  
春夏旣交之節乃魚龍吐氣之期伏冀鞭駮駕螭現  
神奇於翌日行將洞心駭目著詞賦於將來昔子瞻  
獲覲於非時事爲創見豈今日告虔而不貺神或棄  
予閩章冒賚尊嚴不勝惶悚謹告